借經問心 09

論語之子罕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九篇《子罕篇》的心得。

時至今日，道劫並降，道以喚醒善良本性，劫以戒除不良習性。上天慈悲，仙佛不捨，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適逢庚子年過，迎向辛丑年之際，疫情肆虐，經濟漸蕭條，我們當善用此環境，只要精進努力，將可以找回清靜的本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辛丑年3月3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2
引言 8
本篇人物簡介 10
01 罕利與命仁 12
02 博學無成名 16
03 子謂門弟子 20
04 麻冕吾從眾 24
05 拜下吾從下 28
06 毋意必固我 32
07 文不在茲乎 36
08 天將喪斯文 40
09 夫子聖者與 44
10 天縱之將聖 48
11 少賤多鄙事 52
12 吾不試故藝 56
13 叩兩端而竭 60
14 黃河不出圖 64
15 齊衰冕衣裳 68
16 顏淵喟然歎 72
17 循循然善誘 76
18 卓爾欲從之 80
19 使門人為臣 84
20 予死於道路 88
21 有美玉於斯 92
22 我待賈者也 96
23 子欲居九夷 100

24 雅頌各得所 …… 104
25 出則事公卿 …… 108
26 何有於我哉 …… 112
27 逝者如斯夫 …… 116
28 好德如好色 …… 120
29 為山缺一簣 …… 124
30 平地覆一簣 …… 128
31 語之而不惰 …… 132
32 吾見其進也 …… 136
33 苗而不秀者 …… 140
34 來者不如今 …… 144
35 斯不足畏也 …… 148
36 法語能無從 …… 152
37 巽與能無說 …… 156
38 吾莫如之何 …… 160
39 過則勿憚改 …… 164
40 三軍可奪帥 …… 168
41 與衣狐貉立 …… 172
42 子路終身誦 …… 176
43 是道何足臧 …… 180
44 松柏之後凋 …… 184
45 知仁勇三者 …… 188
46 未可與適道 …… 192
47 未可與之立 …… 196
48 未可與之權 …… 200
49 唐棣華反而 …… 204
50 夫何遠之有 …… 208

引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示我反省回歸性本
人身可貴當善把握　淨化心性一生責任

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之道至高至上至善至無極，其中顯出本性的誠真，但世人受到塵染，長久以來顯然無法善用中庸之道，以至於偏離正道，難以享有清靜無為的生活。本篇孔夫子以罕言利，與命與仁為首，開啟尋根的方法，在平時生活中，少談私利自然公正，注重天命與仁德，自然可回歸中庸正道。對於達巷人的質疑，仍能平和答以執御的實用生活，而不以理論的辯解。對於生活的禮儀，以儉約合禮為原則；自己平時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自律。雖遇匡人的圍困，仍然深信天意，對於推展其政治理念教化人心不曾間斷。對於太宰的稱讚多能，卻能謙虛答以「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對於回答鄙夫，以「叩其兩端」而行之

中道來啟示。對於鳳鳥不至，以體悟正道難行於世而感到憂傷。平時遇到穿喪服者、當官者、目盲者，年紀雖輕，必定禮讓。

篇中顏回讚歎孔夫子的教化，有如神龍，以「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來形容。夫子在生病間，對於子路為其非分準備喪禮，當其清醒時加以嚴肅的糾正。對於子貢所問，回以待價而沽。「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是孔夫子待人處事的胸襟，以及其一生守禮不逾的堅定態度。從「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母。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在川上有「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之嘆，又有「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又有「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之敘述，可見其一生積極修道的精神。文中，對於顏回有「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惜呼！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的稱歎。

孔夫子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來勉勵大家，要自我精進。並以「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來稱讚子路。最後以「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古詩，並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來提醒大家，本性一切具足，當要時時自我觀照，才能找回本性。接著就本篇各章的內容詳加探討：

本篇人物簡介

★牢

姓琴名牢，字子開，又字子張。又稱琴張，春秋末年衛國人，為孔夫子的弟子。唐封為「南陵伯」宋封為「平陽侯」，明封為「先賢琴子」。

01 罕利與命仁

【原文】子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孔子罕言私人利益　注重天命如何傳遞
讚許仁德良好品格　待人處事和諧共利

孔夫子平時很少談及私利，卻很注重天命與仁德。

「利」字是禾與刀的結合，其本義是「贏」。禾指稻穗，果實必須是飽滿垂下，才是良好的稻穗，對農夫才是有利的，其飽滿才能垂下，意味著謙恭有禮而能隨順善用，對世人才是有利益的。稗草長生於稻穀之間，呈現直立的態勢，吸取營養而妨礙稻穀的成長，是農夫耕田種稻的剋星，必須將其去除。稗草直立呈現傲慢，為世人所厭惡。又「禾」是和的簡省字，要謙下隨順才能心平氣和，有利於人與

人之間的相處。「刀」是切割的工具，執刀以分物，必須要公正，心平氣和，才能運刀至恰到好處，分物公平而利益大眾，可造成雙贏而不起爭端，才是真正的有利。

由此可見，利可分為小利與大利，小利偏重於私利，為了爭得私利，必然互相爭奪而互相傷害，如此為了得利，反而生害，並非真正的有利。大利是有利於大眾的利，人人都能獲得而不起爭端，必須要去除貪婪的互利，才是真正的有利，這正是《大學》所載：「生養財富，也有正當的方法：生財的人多，耗費的人少；生財的人殷勤，消費的人節約。如此的作為，財富必然時時充足。仁慈的人，必然仗義疏財，以充實內德；不仁慈的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為了發財，卻損德去斂財。從來沒有上位的人，喜歡施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卻不喜歡道義，做事卻不能有始有終的人；也不可能儲存於國庫的財貨，不是屬於國家的財富。魯國大夫孟獻子說：『養有四匹馬的大夫，就不必再去養雞豬；鑿冰保存遺體的大夫家，就不必再去養牛

羊；擁有百輛兵車的諸侯，就不該任用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任用搜刮民財的家臣，寧可任用竊盜主人財物的家臣。』這說明經營國家，不應該只重視眼前的利益，應該要重視永恆的道義。掌理國家只重視聚斂財貨，必然是出自小人的計策。然而國君還認為這種小人是好人，讓他們去處理國家大事，其後果必然是天災人禍一起來到。此時雖然有賢能之士，想要幫忙，也已經沒有辦法挽救了。這就是所謂治理國家，不可以聚斂財貨為利益，應該以施行道義為永恆的利益。」

孔夫子平時罕言利，並非不言利，而是眾人一談利就會聯想到私利，所以一己之私的利，夫子平時很少談及，但對於有利大眾的道義，卻是盡力的去闡揚，此時的「罕言」，可解為少說，卻可以多去實踐，就是我們常言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光說不練，是得不到其利益的。誠如《易經．乾卦．文言》所說：「乾卦的美德，開始就能以其美好的利益，來利益天下萬物，卻不誇言其利益天下的功能，真是偉大啊！」這正是孔夫子「罕言利」的真正含意所在。

「與」是讚許，表示重視。「與命、與仁」，這是世人來到人間最重要的目的。「命」，是指天命，《中庸》載：「天命之謂性。」本性是天命所賦予，來到人間受到紅塵污染而無法回歸本位，落入六道輪迴而無法出離，從苦海中解脫，因而一生最重要，就是找回賦有天命的本性。要找回本性，必須從實踐仁德著手，所以孔夫子在本篇以「與命、與仁」為首章，提醒我們要如何回歸本性的本位。古德有《十味敗毒散》，幫我們找回仁慈的本性：

1、善意祝福　2、關愛親切　3、和諧溝通
4、喜悅快樂　5、奉獻感恩　6、舒暢純淨
7、感謝寬恕　8、理解包容　9、平安自在
10、健康活力　此十味調和內外，專治痼疾痼癖；功效即是祛邪化瘀、清垢解毒。

口誦心服，每日多次，功效加速。

02 博學無成名

【原文】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人評論孔聖　雖然偉大名無所成
學問淵博一無所長　聖人之名如何而生

居住在達巷這地方，有一個人說：「孔夫子的人格真是偉大，學問非常淵博，卻沒有一技之長聞名於世。」

自古以來許多人都著重於成名，卻疏忽了明理。於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成為世人博學多聞的目的，卻忘了來到人間是要了透生死，從輪迴中解脫，才是我們來人間最重要的目的。但一般人是無法深入了解生死一大事因緣，唯有真心想要脫離苦海的聖哲，才會往此方向去鑽研與實踐。由此可知，博學以聞名於世，與博

學以了悟生死，兩種人對於人生的態度與生活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

《論語．顏淵篇》載：子張問：「士人要如何做為才能通情達理呢？」孔夫子說：「你所問的通情達理是什麼意思呢？」子張回答說：「在國家中行事要能聞名，在士大夫家行事要能聞名。」孔夫子分析說：「那是要聞名於世，並不是通情達理。說到通情達理，是本質要正直而喜好義理，善於觀察他人的言語與表情，處處要能夠做到謙下於人，在國家必能通情達理，在士大夫家必能通情達理。談到要能聞名，在表面上顯現仁慈，行為卻是相反，還自以為是而無所疑懼，如此在國家必定聞名，在士大夫家必定聞名。」由此可知，如孔聖人所教導，是要我們通情達理，從圓滿人道著手，而進入成就天道，回歸本位為宗旨，並非著重於聞名於世的表現，卻疏忽了從有為進入無為的心性實修。因而達巷黨人對孔夫子「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評論就不足為奇了，這是一般泛泛之輩的想法。

依據《論語．公治長篇》記載：子貢問：「老師您說我端木賜

這個人如何呢？」孔夫子說：「你是可用之才，猶如美好的器具。」子貢又問：「是屬於哪一種器具的人才呢？」孔夫子說：「如同祭祀時，用來盛黍稷的瑚璉之美器。」然而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君子不器。」此處所言君子乃傾向於聖人級別，而非只如子貢之賢才，必須要兼備才德心胸寬闊，不像一般的器具，用途有限，功能狹隘。

世人的本性本自相同，只因來到人間受到紅塵俗慾的沾染覆蓋不同，因而有賢愚不同的資質，所以在《金剛經．一體同觀分第十八》所說，佛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功能，眾人因修行開發的深度不等而有五眼的不同見地。依據《金剛經．無得無說分第七》所記載：佛陀問說：「須菩提！你的看法如何呢？我有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嗎？我有宣說佛法嗎？」須菩提回答說：「如果以我的體悟，去解釋如來所說的法義，應該沒有一個固定的說法，名叫做無上正等正覺，也沒有固定的佛法，可以讓佛陀宣說的。為什麼呢？因為佛陀所

宣說的佛法非常靈活，隨機應變，因緣說法，沒有固定的方法可取，也沒有固定的方法可說。既不是固定的佛法，也不是不固定的佛法，為什麼是這樣呢？這就是所有的人，分別稱為凡夫、賢人、聖人，都是因其在證得無為法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別。」

每個人都是成就我們的貴人，因而古德的《善待》一文，可供平時學習：

善待身邊每一個人，我們生命中，因為有他們，是他們成就了你的人生。

感恩恩人，給你幫助；感恩敵人，幫你清醒；
感恩友人，與你攜手；感恩親人，伴你左右；
感恩貴人，使你添福；感恩能人，治你毛病；
感恩小人，使你謹慎；感恩賢人，解你迷津；
感恩愛人，給你力量；感恩眾人，祝你成功。

03 子謂門弟子

【原文】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夫子聽聞達巷談論　問門弟子何業為尊
駕車射箭不同才能　我學駕車比較能順

孔夫子聽到之後，對著門下的學生說：「我要專心學習哪一種技藝呢？是要專心學習駕車呢？還是要專心學習射箭呢？我想一想還是專心學習駕車吧！」

唐朝的大文學家韓愈在《師說》說：「古代的聖人，他們的智慧超出一般人非常多，尚且會跟從老師去請教問題；現在很多人比不上聖人的智慧非常的多，卻以向老師學習為可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聰

明睿智，而愚笨的人就更加愚笨無知了。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愚笨的人之所以成為愚笨的人，其原因大概就是出自這裡吧！（中略）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夫子曾經向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等人請教和學習。其實像郯子這些人，他們的才智比不上孔夫子，可是孔夫子說過：『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師。』所以學生不一定會比不上老師，而老師也不一定比學生高明。每個人領悟道理的時間有先後，每個人鑽研的學術有其專業，就是如此罷了。」所以說「聖人無常師」，卻能處處以人事物為師，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子罕篇》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在困難的環境中，能夠堅定信心去學習，是成就最有力的原因。

孔夫子的博學多聞，善用於生活中，且能因材施教，因事增智，因而成為集大成的聖之時者，孟夫子則在《萬章下篇》說：「伯夷，在聖人中屬於清高的；伊尹，在聖人中屬於負責任的；柳下惠，在聖人中屬於隨和的；孔子，是聖人中屬於識時務的。孔夫子可說是集大

成的，所謂的集大成，如同奏樂，先敲金鐘開始，後擊玉磬收尾一樣。先敲金鐘，是條理的開始；後擊玉磬，是條理的終結。條理的開始，是屬於智慧的事；條理的終結，是屬於完成聖德的事。智慧，好比是技巧；聖德，好比是力量。如同在百步外射箭，能射到箭靶，是你的力量所至；能射中靶心，就不是力量所能了。」聖智如孔夫子之集大成者，乃在平時生活中所展現，並非只是理論上的談論而已。無論如何，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孔夫子在聽到達巷黨人所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後，他回頭自我反省，然後對學生說：「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既然有人如此評論我，那我要專心去學習什麼呢？是駕車呢？還是射箭呢？我還是選擇駕車。然而深究其意，駕車與射箭，都有其重要的作用，駕車讓我們能到達目的地，射箭要我們射中目標。但真正的駕車，是用心駕駛身體這部車，使我們能夠如射箭一樣，達到目標。雖然兩者都很重要，但能駕馭心車，才是人生最重要

的事情，因心為萬法之本，能調適好心車，則無所不能，無所不應，所以孔夫子最後選擇駕車。

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心為一切的主宰，所以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修心的要義在於淨心，隨著心淨則佛土淨，心附在人的身上，因而時時刻刻在生活中要看緊這顆心，不要讓心神外放而遭受污染，以至於難以回歸本性。濟公活佛有《做好自己》的慈訓一篇，可以提供我們在平時觀照自己的準則，其文敘述如下：

修道要先從人道做起，自己沒先做好，如何說道真、理真？待人處事是修道第一要務！人有沒有修養，從你待人處事中，就可以知道。多往別人為你付出的方面去想，就會認為自己做得還不夠，有如此感覺，才會去改變自己，才會進步。

04 麻冕吾從眾

【原文】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 麻之玄冕古代禮制　如今玄冕純絲所織
> 如此作法可說節儉　孔子認同眾人所之

孔夫子說：卿大夫所戴的玄冕，是用麻織成的，這是古代的禮制；如今是用純絲織成，雖然儉省不合古禮，我能同意眾人的做法。

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儀的運用，以能達到和諧為最可貴。古代聖王治理國家的方法，以能獲得和諧最為美好。生活中無論大小事情，都要以此為原則。如果遇到行不通的時候，必須要再去深入了解和諧的真諦，而去實現真正的和諧。如果沒有禮儀的節制，有時也是行不通的。」禮儀的運作，關聯到有形與無形的部分，有形

的部分是相關的禮儀用品，如衣冠、禮品、祭物，以及科儀等等；無形的部分是其精神的內涵，如內心的誠懇，祭神如神在，與人行禮必須誠意等等。

《論語．八佾篇》記載：林放請問禮儀的本質，孔夫子說：「你所提的問題，意義很重大啊！禮儀的本質貴在和諧，如果只求過分的鋪張，倒不如節儉較好；舉辦喪禮，如果只求場面的盛大熱鬧變化多，倒不如內心表達哀戚。」可見禮儀的表達，還是以無形的誠意為重要，有形行為與物質的運用，只是配套而已，重要再依據實際情況做出適度的表達，才是禮儀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周朝的禮制，帽子要用三十升麻布織成，細密難以完成，布衣也有固定的顏色，可是在孔夫子的時代，所戴的帽子都是用絲織成的，手續簡單而且容易制成。有形的物質雖然不同，但不影響禮儀的本質，所以孔夫子認為如今絲制帽子雖然不合古制，卻不影響禮儀的精神，而且還能表現出節儉的美德，因此樂意遵從眾人的做法，所以

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這正如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所說：「一位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沒有一定反對的，也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完全依據當時正當的情況來決定。」這正是無為的精神所在，無可無不可，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這就是禮儀要達成的和諧之道。

大道本於無為，能以無為自然能擁有，有為反而容易失去。能夠隨機應事，自然能夠獲得，乃是無為之功。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九章分析說：「有所作為想要順利取得天下之物，是很難如意的，若心起貪念而想取得，那是不可能的。起貪念而強取者，通常會失敗；刻意執有者，必定會失去。萬物的運行，有其自然法則，因此有智慧的人，當要善用：有時居先領行，有時跟隨在後；有時以噓氣，有時以呼氣；有時顯剛強，有時顯羸弱；有時展現成功，有時扮演失敗。聖人徹知這些情況，所以去除過分、奢求、驕泰等有為，而崇尚無為。」孔夫子的聖智，當知順應時宜而便宜其事，從善如流。

修行是要依程度循序漸進的，以免泡沫化而斷於中途，因此毀於一旦，那就太可惜了。難得這一世出生為人，當要善用此身以修成正道。雖然每個人都想如六祖惠能大師的頓悟，但我們卻沒有如此的智慧，倒不如依從神秀大師以漸悟的方式去修行，還來得實在一些。修行必須實事求事，不可好大喜功，才會有成就之日。古德曾有《真正有德行的人》好文一篇，可以提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作為修行的座右銘：

德者，乃能滿心歡喜，重覆去聽其所早已知道的事。
仁者，乃能拳拳服膺，一再去做其所早已會做的事。
智者，乃能瀟瀟灑灑，繼續去過其所早已過慣日子。
勇者，乃能無畏萬物，每日去改其所早已改過的錯。
誠者，乃能抱持不放，天天去看其所早已看過東西。

05 拜下吾從下

【原文】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 古代禮制拜君下堂　如今拜君在於堂上
> 如此行禮難免傲慢　拜君堂下我仍主張

孔夫子又說：臣子向君王行拜見禮，在堂下進行，是古代的禮制，現在卻直接在堂上行拜見禮，這是悖禮傲慢的行為，雖然違反眾人的意思，我還是主張在堂下行拜見禮。

禮儀制度雖然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做適度的變化，但其精神是不可以改變的，如果將禮儀改變而失去本質，那就不是禮了。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前輩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著重於實質，讓人感到有如質樸鄉野百姓的氣質；後輩對於禮樂方面的講究，

著重於表面，讓人感到有如文質彬彬君子的氣質。如果要以禮樂來感化人，那我還是依從前輩的質樸。」質樸才是禮儀的本質，然而後來的人，漸漸忘了禮儀的精神，於是只重視外表的繁文縟節，讓禮儀的精神漸漸式微，因此失去教化的效果。

不能了解禮儀的精神所在，必然在行禮時失去誠心，因此怠慢驕泰之情溢於言表，從此流於形式，難以感動人心，產生教化的效果，臣子在皇宮拜見君王，古禮必須在堂下進行，以表示對君王的尊重，然而經過演變，心中對於君王的誠敬已經慢慢淡化，所以面見君王，就直接在堂上，這是一種傲慢的表現，是為宮廷混亂的現象，所以孔夫子不贊成，因而在此章說：「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論語．八佾篇》記載：子貢想要省去告朔祭禮所殺的生羊，孔夫子說：「端木賜啊！你只是愛惜羊的生命，我卻愛惜這個禮制。」聖人所重視的是禮制的推行，社會的安定，犧牲一隻羊的生命，卻能

使禮制產生穩定人心安定社會，此羊的犧牲是值得的，功德無量啊！誠如子夏在《論語．子張篇》所說：「大的節操不可逾越範圍，小的節操稍有出入是可以通融的。」

為人當要擇善固執，但當遇到情況有所變化時，當要知道只要原則不變，方法是可以隨緣變化，不要過於固執而使事情變得惡化，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此因噎廢食，難以靈活應事，並非智者所為。如果能從擇善固執而領悟隨緣應化的道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卻能應事自如，以達於理事圓融，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每則道理都有其功能存在，但必須深入其理，善用於事，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如果固執其理而一成不變，因而壞了事，那才是真冤枉。因而我們要善於觀察事情的變化，做必要的修正合理運用才是。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當人心已失去正道，才強調品德；當失去品德，才強調仁慈；當失去仁慈，才強調義理；當失去義理，才強調禮教。當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

當禮教無法維持社會秩序時，恐怕人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因此可知，禮教的重要性，唯有能在生活中付諸實踐，才能夠使社會秩序更加穩定。是以孔夫子非常重視古禮的維持，不可因為眾人的盲目決定放棄，就順著眾人的意思，那是不對的。可見聖人的復出，要我們從平時的禮教學起，然後圓滿人道，以為回歸天道做足準備。

要知道大道是無所不在，卻要從最低處學起，基礎才會穩固，古德有《道在低處》之善文，提供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作為修行的參考：

沒有不進步，只有不邁步；
沒有不成功，只有不用功；
沒有不成就，只有不屈就。
你這件事情也不做，那件事情也不做，
你永遠都不會有事情做。
把身段放下來，道在最低的地方。

06 毋意必固我

【原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戒絕四項事情　莫要猜測武斷不明
不要固執自己意見　自以為是實在不行

孔夫子平時戒絕四項事情：不妄加猜測、不主觀武斷、不固執己見、不自以為是。

在二千多年前，釋迦牟尼佛於十二月八日清晨在菩提樹下靜坐時，見到流星當下開悟，隨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此話道出了佛與眾生的異同，其同在於佛眾生同一本性，其異在於眾生在本性上多出了塵染。是以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

上的人自己本來就具有了，只因為心中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藉著大善知識（明師）的開示、引導，才能見到本性。我們應當要知道，無論是愚癡的人，或是有智慧的人，所具有的佛性，本來就沒有差別，只是因為每個人迷惑或了悟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愚癡與智慧的分別。」

因此，我們只要將兩者不同的地方探測清楚，知道異同之處，在佛性不足的地方下功夫，原來只要將覆蓋在佛性上的妄想執著去除掉，就可以找回自己本有的佛性了，本具的般若智就能在生活中產生作用，斷煩惱而清淨，遠紛擾而圓融。所以惠能大師在《壇經》告訴我們：「善知識！所有一切般若妙智慧，都是從自性生發出來，不是從外面得來的，千萬不要錯用心意，這樣叫做真性自用。一心真實，一切就真實。證得如來的心量是件大事，不可行於著相的小道上。口上不要整天說空，心中卻不修真空。就好像是凡人，自稱是國王，終究不是真正的國王，這種人就不是我的弟子。善知識！什麼叫做般

若？所謂的般若，華語翻譯為智慧。無論在何時何處，每個念頭都不愚癡，常以智慧行事，就是般若行。如果一生起愚癡的念頭，般若就斷絕了；如果一生起智慧的念頭，般若就生出來了。世人愚癡迷惑，不能見到般若。雖然口上說般若，心中卻常是愚癡。經常自言自語，說我要修般若，但每個念頭還是說空，卻不知道真空。般若是沒有形相的，智慧的心性就是了，如果能做如此的見解，就叫做般若智。」

自古以來，聖賢仙佛下凡度化世人，無不在淨化心性上著手，所以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心為萬法之源，唯有修心淨化身心，才得以找回本性，是以孟夫子在《告子上篇》說：「仁，是指人應存的心；義，是指人應行的路。捨棄正路而不走，喪失善良的本性而不尋找，真是悲哀啊！人有雞狗走失了，都知道去尋找；人喪失了良心，卻不知道去找回來。求學問的方法沒有其他，就是找回自己喪失的良心而已。」其實良心是不會喪失的，只是被貪婪慾望所覆蓋而已。孔夫子在本章所說「意、必、固、我」正是遮蔽良心的原因，也就是

《金剛經》所說的「我相」，我相正是衍生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等三心，與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四相，從而障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無上正等正覺的佛心），使我們落入苦海輪迴，永劫難以解脫的主因，所以孔夫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同清淨心性，使我們回歸聖佛仙真本位的方法。

上天神仙聖佛為渡化眾人而倒裝下凡，引導我們回歸本位。古聖傳下《內聖外王》好文一篇，可供我們平時修道的參考資料：

行外功可消冤愆，培內德是要修改脾氣毛病，

誠實反問自己做到了嗎？

修道離不開內聖外王，

所謂內聖，就是定靜的功夫；

所謂外王，就是行善的舉動。

認理實修去相也，抱本而行不虛偽；

方可真實修道者，方是道中人才培。

07 文不在茲乎

【原文】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子在匡受到驚嚇　自我反思檢討一下
周朝文王已經不在　是否文化遭到制壓

孔夫子在匡地受到驚嚇，說：周文王已經不在人間，聖王的文化就不在我身上了嗎？

孔夫子帶著子弟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先到衛國，次到曹國，然後到宋國。在他五十七歲那年，自宋國要到陳國，路過匡地，當晚投入一家客棧膳宿，不料當時陽虎叛變失敗逃奔齊國時，路過匡地，也住在這家客棧。由於陽虎在位時，曾經對匡人施行暴虐，匡人伺機報復。因為孔夫子的形貌與陽貨酷似，客棧主人誤認為是陽虎，於是密

報當地的領導匡簡子，連夜帶壯丁二百餘人，各執兵器，將客棧圍得水洩不通。子路見狀，手執長矛，要將他們打退，被夫子喝止。隨即派顏回去了解原因，孔夫子隨即取琴來彈，子路唱歌相和，當唱完三首《文王操》時，匡人已散去六七成。子路催促夫子趕緊離開，正好衛國大夫蘧伯玉奉衛將軍文子之命，率領一隊人馬前來請回孔夫子，因而脫困，安全離開匡地。

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說：「君子有三種要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敬畏大人，以及敬畏聖人的言論。小人不知道天命的尊貴，因而不懂得敬畏，也不會尊敬大人，並且輕侮聖人的言論。」君子如孔夫子者，雖然在匡地受困，因能敬畏天命、大人及聖人之言，所以能夠深信因果與天命，因此並不畏懼，並能處之泰然。誠如曾子在《論語．泰伯篇》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如孔夫子的仁德濟世精神，為了將道德推行於天下，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才有不畏懼的大

丈夫精神，因而面對環境，可以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在匡地遇難時，知道自己的責任所在，要發揚周文王的治世精神與文化，因此感慨地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大公無私」自古以來一直是成就聖賢的基礎，然而這並不是空口白話，必須要付諸實踐，而且在遇到艱難困苦的環境時，還能夠堅持而不被打敗，保持著清靜無為的作風，持守抱元守一的原則，做到隨緣不變而能夠圓滿成事。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告訴我們：「行事要能夠懂得委曲以求全，以矯正枉曲使正直；懂得填補低窪而使盈滿，除去舊弊而使更新；懂得積少可以成多的道理，然而也要注意，貪多反而會成為迷惑。所以聖人抱持著專一的精神，以應合天下諸事。不固執己見，能更為明智；不自以為是，功能可更彰顯；不自誇己功，更可獲得其功；不自我驕矜，可使品德更為成長。正因不與人爭奪，天下自然和諧而不會互爭。古人所謂委曲求全的名言，此話難道是假的嗎？只要能夠誠實做到，必然好處都能有所歸屬。」

孔夫子一生的遭遇，可謂多采多姿，並從中能堅持自己為公忘私的信念，所以才能無怨無悔，且能做到不畏不懼。

自古以來，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世亂出聖人，歷史的見證，比比皆是。當我們處於惡劣的環境，在受苦受難中，不必氣餒，這是給我們成就的機會，明理者自當善用，好好借用環境，自我體悟覺醒，並加以改善，如此才能使自己經事長智，更上一層樓。古德有《覺悟及早》一文，可提供我們時時自我反省，以獲得更好的成就：

說修道所作所為沒有道，
說修道所言所語不合道；
說修道所思所想皆無道，
說修道毛病脾氣當作寶；
縱經百千劫輪迴逃不了，
自做還自受覺悟當及早。

08 天將喪斯文

【原文】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夫子繼續說明狀況　天將喪文後人遺忘
不得此文天下大亂　如若不是匡人息狂

孔夫子接著說：上天如果要毀掉這些文化，那在我死後的人，就不能受到聖王文化的薰陶；上天如果還不要毀滅聖王的文化，那匡人又能對我如何呢？

俗語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可見要成就志業，必須要有堅強的信心，才能突破種種的橫逆障礙困難，以完滿達成目標。是以孟夫子在《告子下篇》說：「舜帝從田野中發跡，

傳說從築牆的工作中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偏遠的海邊被徵選，百里奚從畜牧業中被買來。所以上天要將重大的責任，降在人的身上，必先使他的心神受到苦難，使他的筋骨遭受勞累，使他的體膚受到挨餓，使他的精神受到困窘空乏，使他遭到諸事不順而心煩意亂，以此來磨練他的心性，堅強他的性格，增長他的能力。人因經常犯錯，然後才會改善；心中遭受困苦，思想受到阻礙，然後才會奮發；體現在神情上，生發在言語中，然後別人才會明白。在國內沒有遵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佐政事的士人；在國外沒有能夠抗衡的國家，以及外在的憂患，國家通常會滅亡。由此可以知道，心存憂患意識，可以使人生存；習慣於安逸享樂，會使人滅亡。」

唐朝黃蘗希運禪師在《宛陵錄》說：「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說明了任何事情都要經過一番勤苦奮力的經營，才會有所獲得。遇事必須誠實面對，

腳踏實地去耕耘，必然從處世的經驗中，獲得寶貴的智慧，正如《中庸》所載：「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孔夫子一生也遭遇許多困境，但他從來不放棄從中學習的機會，以至於成就聖人。最可貴的是，聖不自以為聖，仍然在不斷面對，謙卑學習，如此努力不懈，以達於至聖，正是後人學習的榜樣。孔夫子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對於匡地的遇難，當作人生的學習，自然就不會感到煩惱與畏懼，因而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在平時生活中學習，要保持平常心，遇到困難不氣餒而逃避，遇到容易不輕忽而放逸，保有水流盈科而後進的踏實精神，步步為營，實事求是。認真生活努力學習，也就是在修道。修道的最終目地在安於真心，不要受到外境的誘惑而生出攀緣，造成心神外馳而魂不守舍，讓本性沉淪於苦海中，萬劫不復。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第三章分析說：「平時不要崇拜賢能的名相，以為高尚，自然不會生爭鬥

心；不要注重難得的財貨，以為寶貴，自然就不會起偷盜心；不要見境攀緣而心生慾望，心性自然不受干擾。虛其心，就是要淨空心性，使與大道相合；實其腹，就是要充實道德，使得神清氣爽；弱其志，就是不要自恃、自矜、自誇、自宰、自伐、自見、自有，以達不與人爭；強其骨，就是以道德為己任，以達於自強不息。人人能夠修得無知無欲，就能夠無為，返歸純樸的本性，天下自然得以太平。」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財不誘人人自誘，氣不傷人人自傷，一切外境本自然，由於人的接觸，起心動念而生起分別心，因而生出不同的因果報應，這一切都是心的變化所造成。古聖有《至善本性》一文，可供我們修道之參酌：

道不迷人人自迷，因道無聲無形跡；
放之充塞十方彌，卷之退藏於細密；
道者理也人性理，良心本性稱謂矣；
人有不知而迷離，直指本心至善地。

09 夫子聖者與

【原文】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太宰有事請問子貢　至聖孔子稱聖之榮
是否具備諸多才能　智慧無窮能與天通

太宰問於子貢說：「孔夫子是個聖人嗎？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才能呢？」

《黃帝陰符經》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徹底說明世人常以意識心的識神用事，所見不廣，所識不深，但常自以為有不得了的能力，因而使用癡心蠻力，誤以為自己有多大的聰明才智，動不動就說人定勝天。於是為了滿足一己的慾望，好勝鬥狠，使自己造業，讓智慧深埋，不見自己的元神本性，於是所展現的是，

待人處事不虛心、不謙恭、不檢點，為了達成目的，經常不擇手段，如此瘋狂的舉動，勢必為自己帶來無窮的災禍。這情況都是因為世人不知自己所使用的是「識神」，而非「元神」，造成許多偏離中道的行為，因而落入輪迴的苦海中而不自知，惹禍上身還不察覺，只以為自己很神，所以說「人知其神」。元神就是本性，本性中一切具足，正如六祖惠能大師在開悟時所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世人來到人間，這些本具的佛性智慧是很神明的，保有如此狀態久了，自然不覺得很神。但受到塵污慾望覆蓋後，卻不見了，突然間見到開悟見性的人，認為他很神而產生尊重與追求，卻不知道自己的元神本性也是很神的。

大宰，又稱太宰，周朝時是掌理國君宮廷事務的官員，在當時，吳、宋兩國的上大夫，也稱為太宰。雖然是身居高位，不知道聖者乃是內心本性的淨化，並非是從外學得許多的知識、才能而獲得，所以

才會有「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的疑問。聖人的本質，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乃是開啟內在智慧所得。然而從外學來的知識，如果不能善用於開發智慧，恐怕往外追求，只能得到人間的名利情而已，一不小心就會落入輪迴。是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學問之道，最重要是幫助我們找回本具的佛性而已，並非為了追逐富貴而越來越迷惘，終於難以出離六道輪迴，這並非古聖先賢的學問之道。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七章說：「大道的本質是無為，但其作用是無所不為。平時如果能夠守好性王，其周圍的萬物將自然受到感化。如果想要以人為的意識去運作，將會受到萬物的反撲而產生不良的效應。此時當以難以名狀而出自大道的純樸本性，去降伏這些妄念。這無名純樸的本性，能教導人心不起慾望，使心性回歸平靜，如此天下的一切，可以回歸正道。」這是成就聖人之道，要從修心，去除妄念著手。

道在平時的生活中，一切都是心的作用，因而修道只是在平時生活中，認真去生活而已，並非到處去追求學識、神蹟，嚮往異端學說，那只會陷害自己的心。修道修心，不在此心進步，將讓自己陷於泥濘的輪迴中，古德有《不進則退唯進是路》一文，砥礪我們：

處在瞬息萬變的時局裡，不進則退；
處在天催地趕的洪流裡，不進則退；
處在業力倍數緊邊得收束年裡，不進則退；
處在道場急需咱們凝聚德量的緊要關頭裡，不進則退；
處在家風重刷自然轉折之際，不進則退；
處在萬家生佛儒家應運點燃燈炬的要角裡，不進則退；
處在濟公遣將派才之急，不進則退；
處在天人需才孔殷之際，不進則退；
處在玉石逆別之危，不進則退；
處在萬教齊昌為道見證之任，不進則退。

10 天縱之將聖

【原文】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子貢回答太宰所問　天固縱聖夫子其尊
又是給他多種才能　擁有智慧為眾解困

子貢說：「的確上天是要他成就聖人，又賜給他許多的才能。」

子貢，本名端木賜，在魯定公九年（西元前501年）拜孔夫子為師，為夫子的學生當中，經濟能力最為雄厚，善於經商及外交，口才甚佳，與當時列國的政要交情頗好，有人說，當時孔夫子能夠完成周遊列國的壯舉，子貢的功勞是不可抹滅的。在《論語》將近五百章之中，記載有關子貢之事的有三十八章之多。他生性喜歡讚揚他人的優點，尤其擅於推理，而且自命不凡。據說，他最初受業於孔夫子時，

第一年以為自己的學識能力比老師還強，第二年以為老師的學識與他不相上下，到了第三年才佩服老師，知道自己的才學遠遠不如老師，處處對恩師讚揚有加，並願意一生為老師服務。在夫子去世後，同學們為老師守喪三年，子貢守喪六年才離去，可見對老師的敬重。

子貢不但在本章回答太宰所問，為老師樹立聖人的形象說：「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在其一生中，陪伴著孔夫子周遊列國，為老師鞍前馬後無微不至的效勞，使得孔夫子得以完成一生的志業。我們可以在《論語．子張篇》的四則記載中，見到端倪。

第一則，衛國的大夫公孫朝向子貢問說：「孔夫子的學問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子貢說：「周文王與周武王的治國之道，尚未消失，還留在人間。有賢德的人知道他的大體，沒有賢德的人知道其小部分，但都具有文王與武王治國之道的精神。我的老師有什麼不學的呢？因而何必一定要有固定的老師呢？」聖人無常師，但萬事萬物萬象都是他的老師，只因其智慧高超，能遇事而有所領會，從來不放棄

任何學習的機會。

第二則，魯國的大夫叔孫武叔，在朝廷對諸大夫說：「子貢比孔子還賢能。」

子服景伯將此事告訴子貢，子貢說：「譬如宮室的圍牆，我的圍牆，高度只到人的肩膀，站在牆外，都可以看到室內的好景。我老師的圍牆，其高度有好幾丈高，如果找不到門進入，是無法看到宗廟的美景，眾官吏的富有。能夠找到門進入的，或許很少吧！叔孫武叔所說的話不恰當吧？」子貢以此比喻孔夫子的道德涵養，並非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第三則，叔孫武叔毀謗孔夫子，子貢說：「不要這樣毀謗我的老師，我的老師是不可以毀謗的。他人的賢能，比如丘陵一樣高；我老師仲尼的聖德，就如同日月一樣，是不可能超越的。有人雖然自己離開日月的照射，這對於日月又有何傷呢？只顯人自己不自量力而已。」子貢把孔夫子的聖德，比喻為日月，不但難以逾越，而且是人

人所必需而不能離開的。

第四則，陳子禽對子貢說：「你太謙虛了，仲尼（孔夫子）的學養怎能勝過你呢？」子貢說：「君子說話要小心，話說對了，別人會稱讚他有智慧；如果說錯了，人家會說他沒有智慧，所以說話不能不謹慎。我的老師學養非常崇高，沒有人能夠超越，猶如上天是不能登上去的。我的老師有機會能在位執政，可以說能做到『以禮義教化百姓自立，百姓自然能立身；以道德教導百姓，百姓自然能奉行；以仁政安撫百姓，百姓自然前來歸附；以禮樂鼓舞百姓，百姓自然能和諧。』他在世時，備受眾人愛戴，這是何等光榮；其離開人間時，常受國人的思慕，那是何等哀傷。如此偉大的人，有誰能趕得上呢？」可見子貢對孔夫子的維護，從內心到外表，一點也不含糊。可見聖人的資質，是人人本具，只是常人沒能如孔聖人有恆心與毅力，在平時的生活中，致力開發自己本性中的智慧，這也是我們要努力學習之處。

11 少賤多鄙事

【原文】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聽後自己說實　我少也賤多能鄙事
君子盡心不必多能　誠意盡力應事實施

曾子對孟敬子說：鳥類將要死亡的時候，其鳴叫聲顯得哀傷。萬物皆是大道所生化，都具有靈性，只因累世因果的作用，因而有智有愚，出生於各種不同的類型，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這些都是依據因緣果法而產生的作用，各依其因各受其果，天公地道，天網恢恢，從不疏漏。每當死亡現前的時候，如果沒有智慧去看清死亡是自然的現象，是給自己轉化的機會，通常都會感到恐懼不安，所

以曾子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觀察自然現象，當可體會來到人間，都是應報而來，然而唯有生於人道，才有機會拜師聞法修行，去除累世的罪業，淨化心性而回歸本位。是以當要珍惜人身，善加應用，否則一旦失去人身，就沒有機會修成正道了。

常聽人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是因果報應的法則，是大道運行的規則，萬物都必須依從，沒有任何例外。佛陀在《地藏菩薩本願經・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對四天王說：「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雀鴿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鬪諍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瞋恚者，說醜陋癃殘報；若遇慳悋者，說所求違願報；若遇飲食無度者，說饑渴咽病報；若遇畋獵恣情者，說驚狂喪命報；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返生鞭撻現受報；若遇網捕生雛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瘂報；若遇

輕法慢教者，說永處惡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迴地獄報；若遇污梵誣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斫傷生者，說輪迴遞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饑餓報；若遇非理毀用者，說所求闕絕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鬪亂者，說無舌百舌報。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佛陀的諄諄教誨，舉許多因果報應之例證，以警示我們，不要造惡因，以免於遭受惡報。

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說：「許多人的邪淫慾念太重，也太過無知，才會生成鵝、鳥、鴨、孔雀、鴛鴦、鴿子、雞、海鷗、伯勞等各種身體的形狀。這些鳥類有千百種之多，由於邪淫的罪過，身上才會長出羽毛，不能平滑，嘴與毛爪，不能辨別微妙的感觸。許多人經常憤怒，瞋恚心重，才會變成毒蛇、昆蟲、蝮蠍、蜈蚣等含有劇毒的蟲類形體。無恥與貪婪之輩，他們的業因會使自己將來變成鳥、鵲、鳶、鷲等鳥類身形。輕蔑善人的人，會變成雞、狗和狐狸等身形。有些人修持布施，但心生傲慢，以至動手毆打、欺侮或折磨生靈，也會

變成金翅鳥的形體。由此可見，各種煩惱的業因，會形成許多畜生與鳥類的苦惱。」一點滴業因，果報自受，有幸為人，當要明理，實際修行，超脫生死輪迴，才是明智之舉。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但也無可奈何，造業受報，本是如此。有幸遇到明師指點，能夠早日修行以淨化心性，才得以行於正道，回歸無極理天的本位。古佛有《真道實修》，可為我們修道的參考：

俗語說：「仙人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

再怎麼能幹的人，有時候都會不小心做錯事；

再怎麼賢明、有智慧的人，有時候智者千慮也會有一失。

我們看到人家做錯的時候，不要責怪，

因為如果是我們自己，可能也有做錯的時候。

12 吾不試故藝

【原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先賢琴牢在此轉述　夫子所說筆之於書
我不被用入朝為官　所以多學技藝為助

琴牢說：「孔夫子曾經說過：『我不被執政者所任用，所以才去學習許多技藝。』」

萬物都是從大道所生，當其從無極至太極而生兩儀時，分成陰陽對立再結合，才有萬物的成長，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見萬物都有一體的兩面，因此在探究時必須反覆參酌，才能將事情的整體看清楚而做出適度的應對，才不至於有所偏差而導致敗象。因此《大學》指導我們

修身之道：「修身要從端正心念著手：要知道身心有所忿怒，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恐懼，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偏好，就不能夠端正；身心有所憂患，就不能夠端正。身心不能夠端正，是由於心神不在身上，雖然眼看東西，卻視而不見；雖然耳聽聲音，卻聽而不聞；雖然口吃東西，卻食而不知其味道，因而身心不能產生正常的作用。這就是所謂修身的根本，在端正其心念。」

為了讓心念能夠端正，平時必須要逆向思考，唯有逆向思考，才能將平時難以明白的地方，作一深入的探討，使能走向中道而免於有所偏差。俗語說：「律己要嚴，待人要寬。」行有不得，要反求諸己，這是君子的風範。當在社會不能為人所認同，不能被任用時，要反省自己，充實自己以取得別人的認同與任用，絕對不可與人理論，或怪罪別人不長眼睛沒有智慧，不懂得從自己的身上取才，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不要擔心別人不認識自己，要擔心不能夠了解別人。」因此牢琴在此引用孔夫子的話說：「吾不試，故

藝。」要怪罪別人，不如把時間精神用來檢點自己改善自己，不但能長知識增智慧，還可以遠離與人結怨，何樂而不為呢？可見待人處世的態度正確與否，其效果是有天淵之別的。

來到人間歷練，當以淨化自己為主，要知道天地萬物皆為我找回本性而準備，只因受到紅塵慾望所誘惑而無法認清，不知向內修持以淨心，卻向外追逐以擾心，造成捨本逐末的荒謬行為而自以為是，陷自己於輪迴之中而雀躍自喜，不知找回本有的智慧以回歸本位。因此老子告訴我們，清靜是大道的本質，要回歸此至善地，必須在人間複雜的環境中，經過人事物的考驗，還能保持赤子的平常心，才是能與大道相融合的真修道人，是以在《道德經》第四十五章告訴我們：「有大成就的人，經常感覺還有許多欠缺，需要努力去彌補，所以不會因有些許的成就而驕傲，因而能不斷的學習以增長智慧，以至於完善而不敗壞。有大德量的人，經常感覺德量不足，所以能夠謙沖自牧，使得其德智能夠達於無窮盡。真正率直的人，雖然受到委屈，也

會處理得圓滿；真正有大巧智的人，表面上好似很笨拙；真正懂得辯理的人，表面上好似很木訥。觀察大自然的現象，事物皆有相生相剋的作用，才能順利而圓滿的運行。燥熱可以克服寒冷，清靜可以克服燥熱。要能保持清靜心，善於應用生剋的道理，才能使天下萬物回歸正道。」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懂得道理的修道士，當要時時反省自己，而不要動不動就怪別人，要求別人附和自己。前輩有《無求》一篇，可為參考：（念台語）

免怨嘆，也免憂愁，榮華富貴不免求；
好也壞，全是人修，怨嘆命運無理由；
錢卡多，誰人不要，有賺嘛得會要想。
佈施做善事，苦海眾生救，仙佛才會來保佑；
平安尚自由，無求才是尚享受。
只要你肯修，真理來探求，天大地大逍遙遊。

13 叩兩端而竭

【原文】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自問真有智慧　若說有智問心無愧
鄙夫問我空空如也　叩其兩端竭力以回

孔夫子說：「我真的那麼有智慧嗎？其實沒那麼有智慧，有鄉下的野夫問我，當心中對於此事一無所知的時候，我會很詳細從事情的始末兩端，去追問分析，盡己所能去解答他的問題而已。」

智慧雖然人人本具，但受到紅塵諸染的覆蓋，難以展現其功能，是以必須經過有經驗的明師指點開發，才得以重新展現其功能，讓我們在面對事情時，得以融會貫通而無所障礙。只要我們肯見賢思齊、

不恥下問，努力用心去尋師求訣，再盡心去實踐，必可開啟本有的智慧。是以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智有愚。」因此平時要多接近賢能有智慧的人，向他們請益，加上自己努力精進，必然可以重獲智慧。

孔夫子在《中庸》教導我們，如何以誠心求得開啟智慧的方法：「其方法是：廣泛的學習，詳細的詢問，周密的思考，明確的辨別，切實的實行。學習不學便罷，學不到會絕不罷休；問事不問便罷，問不清楚絕不罷休；想事不想便罷，想沒想通絕不罷休；辨明不辨便罷，分辨不明絕不罷休；做事不做便罷，做無成效絕不罷休。別人用一分的努力就能做到，我必須用百分的努力去做；別人用十分的努力就能做到，我必須用千分的努力去做。如果能夠做到如此的地步，雖然愚笨，也一定能變聰明；雖然柔弱，也一定能夠堅強起來。」

有志者事竟成，中庸之道本來就不是容易達到，必須努力再努力，堅持再堅持，不到目的絕不罷休，唯獨以此無厭無悔、不屈不撓的精神，才有機會獲得。因而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之道能達於至善之地，但一般凡夫無知，很久以來已經少見了。」又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過分，愚癡的人卻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世人天天都要飲食，卻很少人用心去理解，其中真正的味道。」又說：「中庸之道真的很難在人間實施了。」又說：「舜帝真是一位大智慧者啊！舜帝喜歡隨時隨地問問題，而且喜歡探究切身的語言。經常隱藏他人的缺點，而且宣揚他人的優點。對於處理百姓的事情，經常考量兩方不同的意見，取決於雙方都能適應的中道，這就是舜帝的處事風格啊！」

孔夫子在此章正是學習舜帝的智慧，自己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一切以真實的情況作為判斷，取之於中庸之道，使得人人都能夠順

應，是以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也正是教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待人處事的態度，行於中庸之道，才得以達到至善之地。

道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隱藏起來，由於自己的智慧眼未開啟，因而難以看清眼前的一切，都藏有無窮的智慧。萬物皆是廣長舌，口口聲聲說真理，只因心智未開，是以不能聽懂其內容。只要我們能夠深入體會，自能從中找到許多智慧，以經營幸福的人生。古聖有《知足最幸福》一文，可提醒我們：

人生在世數十年，憂愁常是為了錢；
窮困生活非可憐，健康無病最延年。
本身就是黃金屋，何須強求他方物？
粗茶淡飯家豆腐，知足常樂最幸福。

14 黃河不出圖

【原文】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凰神鳥沒能再來　河圖不出聖景不再
孔子宣說正道不行　如此狀況將有何災

孔夫子說：「鳳鳥這種神鳥已經不再來，黃河不再出現圖文，我所奉行的正道將不能行於世了。」

鳳鳥，是古代傳說中的神鳥，是祥瑞的象徵，依據《中國神仙大全》記載：「鳳凰的形態，似鶴、雞頭、燕嘴、龜頸、龍形、魚尾，五色俱全。鳳凰早晨名叫『登晨』，白天名叫『上祥』，傍晚名叫『歸昌』，夜裡名叫『保長』。鳳凰一出，表示天下安寧，是大吉祥的徵兆。從整個中國的版圖來看，猶如一隻雄雞，或稱丹鳳，頭向東

尾向西，面向海而迎日，作昂首啼叫的樣子，顯然組成一幅『丹鳳朝陽圖』。」傳說舜帝與周文王時，都曾經出現過，表示天下太平，也預示著時代的興盛與事業的成功。

河圖，傳說在伏羲氏時代，有龍馬在黃河出現，其背上長有玄毛，有如一張圖，是以稱為河圖。河圖所顯的數目，一、六之數在北方，是玄帝的居所。天一之數以生水，雲氣橫佈天上；地六之數以成就，而有江河遍佈大地，形成了壬、癸等天干。二、七之數在南方，是赤帝的居所。地二之數以生火，木與石蘊藏其中；天七之數以成就，可以見到日火熾熱現於空中，形成了丙、丁等天干。三、八之數在東方，是青帝的居所。天三之數以生木，木隨著陽氣以成長；地八之數以成就，木著於地上則興旺，形成了甲、乙等天干。四、九之數在西方，是白帝的居所。地四之數以生金，金屬產於地下；天九之數以成就，以火煉金可製成器，形成了庚、辛等天干。五、十之數在中央，是黃帝的居所。天五之數以生土，塵土自天降沉；地十之數以

成就，塵土落地結成塊狀，形成了戊、己等天干。五行的生成有其順序，消息與興旺各有其時，陰陽二．互相結合，從而產生無窮的變化。河圖的出現，象徵明君治世的好預兆。

孔夫子說此話的時間，是在魯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年），這時他已經七十一歲，回到魯國從事整理中華傳統文化的聖業，已經三年了。依據《左傳》記載：「魯哀公十四年春天，魯國西狩於大野時，叔孫氏的駕車人子鉏商捕獲到了麒麟，由於不認識麒麟，居然認為很不吉利。依據《孔子家語》記載說：「折其前左足。」顯然傷害這隻瑞獸，可能還導致其死亡。這時正是孔夫子年老體衰時，又聽到這事情，知道自己所要推行的王道理想，已經不能推行於世，只能期待在中華傳統文化上，教育弟子，希望開創新的局面了。

道本無言，以象示人，河出圖，洛出書，鳳鳥至，都是聖王現世的徵兆。然而當時孔夫子所出生的春秋時代，正是霸王時代，社會動亂，仁義不彰，雖然他盡力周遊列國以推展聖王之治，無奈客觀

環境不容許，到處受到排擠，最後又回到魯國整理聖王治世的教材，以傳給學生及後世，因而感嘆的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因此在孔夫子在《論語．公治長篇》說：「目前大道難以推展於世，不如乘舟筏漂流於大海中。」這是何等沉痛的自述啊！

當遇到困苦時，要能夠突破，古聖有《辛苦心苦》引導我們：

當你在辛苦的時候，會不會有怨言呢？那就會造成了「心苦」了。要了解這個「辛苦」和「心苦」，是息息相關的啊！當下轉念吧！當你要求別人給你多多益善的時候，你的心就會苦。當你求不得苦的時候，你的心已經落入執著了。所謂執著是指太有我相了，當你的心在苦的時候，你就要鼓勵自己一下，鼓勵自己要有信心，黑暗不是永遠的，心的苦不算是真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時候，那才叫做真的苦，所以嘛！你們現在就是要放下。

15 齊衰冕衣裳

【原文】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孔子看到穿喪服者　在於當下避於路側
或遇官瞽雖少必作　如此作為可顯其德

孔夫子遇到穿喪服的人、穿官服的人，以及盲眼的人，在遇見的時候，對方年紀雖小，也必定站起來，經過他們面前，必定快步前進，以表示對他們的尊重。

家庭是世人來到人間的第一站，因而身為人父母者，有責任養育小孩，使其知道為人的基本道理，最起碼要做好自己的責任，不可以成為社會負成本的負擔，也就是要能夠維護社會秩序而不去破壞。因

此從小的教育與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家庭教育奠定一生做人做事的基礎，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到社會服務，自能尊重官長，與同事保持和諧的狀態，是以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家從孝弟做起以培養仁德，正好合乎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所說：「為人子弟，在家中要克盡孝道，外出服務社會要能夠尊敬長上；言行要謹慎，而且要信實；要廣泛的愛護眾人，而且要親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能夠如此去實踐，還有多餘的心力，就去學習文藝，以增廣見聞。」

從小能夠奠定做人的良好基礎，自然進入社會各單位參與服務人群的工作，正可以做為實踐證實的機會，因而孔夫子在此章以現身說法，來引領大眾如何實現孝悌的精神，以培養美好的仁德，「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的記載即是，同時這也是禮讓的一種表現，對於辦喪事的眷屬，對於辦理國

家事務，為民服務官員，以及眼瞎的盲者，夫子遇到了，不分年紀多寡，都一律要禮讓。

所謂「齊衰」，讀資催，是喪服。衰同縗，是粗麻布。喪服以粗麻布製成，縫邊的叫做齊衰，不縫邊的叫做斬衰，是喪服中最重的，此處泛指喪服。

所謂「冕衣裳」，冕是古時大夫以上的官員所戴的禮帽，衣是上服，裳是下服。冕衣裳是指官員禮服的總稱。所謂「瞽」，是指瞎眼的盲者。

所謂「見之，雖少必作，過必趨之」，是面對時的處理方式，以表達其體恤、禮讓與尊重。當遇到上述所列的這些人時，雖然年紀很輕，在坐著的時候，必定會起立；當經過他們面前時，必然快速通過。這就是至聖孔夫子以身作則，來教導我們待人處事的方法，使得帶動社會的和諧，人心因此而淨化，國家因此而太平。

《禮記．禮運大同篇》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世界大同的藍圖，孔夫子在有生之日，無不盡心盡力促成如此和諧的社會。

生活在人間的每個人，都應該用心做好自己的本分，釋出善意，自然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能只想獲得而不用真心去經營，遇到困難就退縮。古德有《真心》一篇，可供我們參考：

人在塵世中，往往盡了心就想要得到，這樣就不快樂了。
真在哪？在不欺不騙、天真可愛、純真之中，
要真在真心不退才會成功，
人生的困難坎坷、突破，要看自己。

16 顏淵喟然歎

【原文】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 顏淵讚歎夫子德顯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 變化無窮時顯時隱　忽焉在後瞻之又前

顏回感嘆地稱讚說：老師所傳授的大道，愈仰望愈高大，愈鑽研愈堅固；看似在前端，又突然出現在後面。

周敬王三年（西元前517年），當年孔夫子三十五歲，在南宮敬叔陪同下，前往周京（今河南省洛陽市）造訪，在回魯國之前，前往向老子辭行，臨別時向孔夫子說：「富貴的人用財富來送行，仁人用話語來送行。我雖不是富貴，卻負著仁人的虛名，臨別時送你頗關緊

要的幾句話：現在天下的士人，聰明深察的容易死亡，因為喜歡議論他人的長短；博辯宏達的難保其身，因其喜歡揭發他人的罪惡。居家當要知道養身孝親，當官要能施展抱負，不能施展則退隱。」回到魯國後，嘗在弟子面前讚歎老子說：「鳥，我知道牠能在空中飛；魚，我知道牠能在水中游；獸，我知道牠能在地上走。鳥會被羅網，魚會被・釣，獸會被繩綁，唯有龍能乘風飛上雲天。我看到老子有如龍一般，智慧無窮，可千變萬化。」因聽得懂老子的話，能夠在心中起感動的作用，所以孔夫子對老子才有「猶龍之歎」。

在孔夫子的學生當中，以顏回的智慧最高，對於孔夫子的每一話，都能聽得懂，還可深深體會而應用在平時生活中。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我整天對顏回傳授學術，他從不提出反對的意見，好像是個愚蠢的人。當他退出的時候，暗中觀察他的言行，也能夠充分發揮我所說的內涵，顏回一點也不愚笨。」可見一群同學聽老師的教導後，每個人的體悟不同，因此反應也會不同，作法也互異。

在此章顏回對於老師的教導，其所體會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是對於孔夫子的教導，能夠完全了解，由心所發的讚歎。猶如孔夫子對老子的「猶龍之歎」，更含世尊與大迦葉「拈花微笑」的內涵，心心相印溢於言表。

大道的真理，聖者能明其究竟，然以有限的文字要去形容無窮的妙道，也唯獨具有慧根的人才能夠意會，在大道的平台上，得以展現心心相印的效應。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一章說：「所有萬物所展現的諸多功能，都是來自於大道的動力所提供。是以本性所流露出眾德的內容，唯獨以大道為依從。大道這種聖物似有似無的存在著，雖然有無難辨，但宇宙萬象卻其所出；從朦朧難懂之中，卻孕育著萬物。從寂靜難以捉摸中，卻存在一股精神；這精神甚為真實，可以感受得到，其中充滿大道的信息。從古至今在觀察眾多的美好事物中，一直感覺大道是名副其實的存在著。我怎麼知道眾多美好事物的存在呢？就是依據大道的運作，默默的觀察。」師生之間的教育，通

過語言文字的傳達，必須要有足夠的默契，才能做好完整的溝通。然而完整的溝通，是建立在平時對於智慧的開發是否充分，才能產生良好的作用。

孔夫子在《中庸》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有幸來到人間，當要知道見賢思齊，希望從其學得找回本性的方法，並且付諸實踐，才能夠在五濁的娑婆世界中，突破種種的輪迴障礙，不被人間的名利情所牽絆而達到真解脫。古聖有《勇往直前》一篇善文，可供我們平時生活的參考：

行功立德，雖逢逆境而不餒；
承擔聖業，雖歷萬苦而不辭；
弘法利生，雖遇磨障而不懼；
任重道遠，雖經毀謗而不退；
慈悲三界，雖生以盡而不歇。

17 循循然善誘

【原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夫子教學循循善誘　廣我學識約我禮修
增益不能培養道德　欲罷不能難以止休

顏回接著又說：夫子能以循循善誘的方式來引導學人，以正道的文理來充實我們，同時以禮教來約束我們，使得我們在學習時欲罷不能。

「循循善誘」是孔夫子教導學生，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所展現出來的方法。由於學習的人來自於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環境，其智慧程度亦有所差別，如果用同一種教法，恐怕效果不彰，所以要依據

學生不同的程度而給予不同的引導，使其能明理而善用，教育才會產生良好的效果。最主要是要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所以在知識領域的充實，以及學養禮儀的增長，使莘莘學子都能成為彬彬有禮的君子，當學生受到啟發之後，能意會其中的道理，自然能夠產生興趣，倍加努力去探究學習。所以顏回在本章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以為形容孔夫子的教學情況。

教育的作用，在於引我們能從外增長學識，從內能夠淨化心性。增長學識以利立足社會，服務人群；淨化心性以培植內德，找回本性。君子所要學習的範圍甚廣，誠如《中庸》所載：「君子之道既廣大而且微細，道的淺顯，連愚昧的匹夫匹婦都可知道；但其深奧，就連高智慧的聖人也有所不知。普通的男女雖然不賢明，也能實行君子之道；但到最高的境界，連聖人也不能做得到。天地雖然如此的大，但世人仍然有所遺憾。所以君子說到大，就連整個天下也載不下；說到小，天下也沒有能夠破解它的。《詩經．大雅．旱麓篇》說：『鳶

鳥飛翔在天空，魚兒跳躍在深淵。』這話是在說明上下都能夠觀察分明。君子之道，從匹夫匹婦的小知小見開始，到了最高深處，要能觀察天地間的萬事萬物萬象。」這就是學習的目標，從中找到興趣以開發自己的智慧。

濟公活佛一直告訴我們，修道修心。淨心是我們來到人間學習的重點，惟有淨心才得以找回最尊貴的本性。增長學識賺錢以養色身，有了健康的色身，要藉此色身以修真心，這是自古以來，所有聖賢仙佛所留下的經典，共同的指標。如果未能真正認識而去實踐，經常會往外追求名利情，因而迷惘於紅塵慾望之中，浸淫在輪迴中而難以出離，這就是迷惑。夫子的循循善誘學人，並非引導我們追求功名利祿，而是要在人間找回本性所源出的大道，因而在《中庸》提醒我們：「大道不曾遠離人，是因人不明白大道，使得大道遠離我們，於是就難以行於大道了。《詩經．豳風．伐柯篇》說：『削木作新的斧柄，在眼前對照，就不會失去準則。』拿舊的斧柄作樣品，去做新的

斧柄，如果稍微看走了眼，也很容易與原斧柄大不相同。所以君子要以人倫道德來治理百姓，只要能夠改正向善就可以了。能夠推行忠恕之道，離正道就不會很遠了，也就是自己所不願意的事，就不要施加在他人身上。」

「格物致知」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因而人人平時能夠自我反省，反觀自照，找出自己障礙本性的污點，本性自然能夠清淨而得到解脫。古德有《去掉污染》好文一篇，可供我們參考：

我們有了這個肉體，來到這個世間開始有善惡、是非的分別。
經過累劫累世的輪迴轉世，有了許多的污染。
而我們的靈性，就像太陽光一樣。
因為我們很愛生氣，生氣就是像烏雲；
很貪心，也像是一片烏雲，遮住了陽光。
所以現在要把好的我，好的本性發揮出來，
把貪、瞋、癡、愛、生氣、愛計較，通通去掉。

18 卓爾欲從之

【原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淵讚歎夫子教學　竭盡我才若有所覺
正想跟隨馬上不見　無所依從自覺有缺

顏回繼續說：既然已經竭盡我們的才能，有如大道已經高高地聳立在眼前，雖然想要跟從他，最後卻又感到無所依從。

真理大道無所不在，我們天天生活在其中，卻很少人能夠真正透徹明白，因此不知道善用大自然的一切，從而產生許多疑惑、猜測、誤用，不知道反省自己的智慧不足，還常怪罪上天不幫忙，他人不懂得我們，從此心中鬱悶不樂，成為凡夫俗子。因而孔夫子在《中

庸》告訴我們：「中庸是最合乎至善的正道，但百姓無知，很久以來已經少見了。」夫子觀察世人的情況說：「君子平時依循中庸之道行事，小人卻是違反中庸之道行事。君子行中庸之道的方法，就是時時在生活中實踐；小人違反中庸之道，從其言行肆無忌憚，可以看得出來。」又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超過了，愚癡的人，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世人天天都在飲食，卻是很少人用心去了解，其中真正的味道。」

因為沒有智慧可以清楚徹見真理大道，對於大道無法完全理解，縱使在我們眼前，也難以明白無法掌握，因此在追尋大道的蹤跡時，常有若有若無恍惚的現象，所以顏回對於老師所傳授的大道，有此章「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的描述。然而孔夫子的教學以因材施教，盡其所能毫不保留地傾囊相授，在《論語

．述而篇》說：「同學們！你們以為我對你們有所隱瞞嗎？我對你們無所隱瞞，我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對你們不公開的，這是我做人的原則啊！」又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這已經作出了最真誠的表白。

修道修心，並非從名相上著手，平時修道是要從修心以淨心著手，才是正確的方向。要時常謙沖自牧，反觀自照，才得以融會貫通。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五章說：「自古以來要真正成為修道士，必須通達深不可測的微妙大道。由於大道深不可測，難以言行直接表達，所以勉強以類似的情況形容。修道要保持謹慎的態度，有如冬天行於冰川之上，有如左鄰右舍在監視，隨時知所收斂，以免招來災禍。當精神放鬆時，有如冰遇熱而融化；回歸純樸的本性時，有如原木的質樸自然；心胸豁達時，有如空曠無礙的山谷；要包容一切時，有如河海清濁都不拒。如此沒有分別心，才能夠包容一切。有誰能夠將濁水靜止而慢慢澄清呢？有誰能夠在濁世中安定人心，使能漸

漸萌生道苗的生機呢？能夠明白保有此道的修道士，才能善用，不急於追求圓滿，終究必能達於圓滿。唯有善用此道，不奢求盈滿者，才能保持歷久而常新，具有無窮的活力。」

我們生活在大道中，日用而不知，因而難以善用大自然的環境，只要我們心存感恩，必有獲得明白大道的機會。古德有《感謝的心》一文，可作生活指導：

感謝上蒼賜給我新的每一天，我懂得珍惜，不再浪費。
因為它是用我珍貴的生命換來，
唯一可以填補的，努力完成每一件事。
我一天這麼重要，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要損失。
選擇善良，不再邪惡；立定目標，不再茫然；
熱心助人，不再冷漠；研究道理，不再空渡。
盈滿於心的願，是生命真誠的流露，
用愛點燃燈永續延，落實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19 使門人為臣

【原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孔子病危子路承辦　突然好轉責由欺慢
仲由所為僭越禮制　欺人欺天如何坦然

孔夫子在病危的時候，子路安排同學當治喪的家臣。當病情有好轉時，孔夫子說：這種行為太過分了！仲由（子路）的造假行為，我現在沒有家臣，卻為我設立家臣，我要欺騙誰呢？要欺騙上天嗎？

堅持以禮治世，一直是儒家提倡治國的根本，禮根源於仁，發自仁心的禮儀才是真誠的。禮制的作用，並非是具文的規定，而是誠心的自然流露，如此才能達於和諧的作用，這才是我們一生中所需

要的。所以在《論語》中有「禮之用，和為貴」、「恭近於禮」、「富而好禮」、「齊之以禮」、「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與其奢也寧儉」、「子入太廟每事問，是禮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君使臣以禮」、「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立於禮」、「約我以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與人恭而有禮」、「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文之以禮樂」、「上好禮則民易使」、「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君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樂節禮樂」、「不學禮無以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惡勇而無禮者」、「不知禮無以立也」。由此可見禮的內涵與其重要性。

孔夫子教導學生，無不以禮儀要求自己，並且教導學生，無論處

於顛沛流離等危險境界，仍然要遵守禮儀制度，絲毫不曾馬虎，因此子路在被殺之時，仍然先端正衣冠；曾子在病得嚴重時，仍要求換掉蓆子再死亡，這是何等的堅持。孔夫子亦是如此的嚴格自律，在其病危的時候，子路違反禮制安排治喪的家臣，當病情好轉，發現有如此的情況時，便指責子路不該有如此的安排，這是何等的謹慎啊！

禮制有安定人心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自古以來治國者無不以此為治國的要義，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具有高尚禮教者，其有所作為，通常是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為了喚醒大眾，才不得已設法挽救，以回歸正道。當世人已經失去正道，才強調品德；當失去品德，才強調仁慈；當失去仁慈，才強調義理；當失去義理，才強調禮教。當強調禮教的時候，人心的忠誠信實，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教無法維持秩序時，恐怕世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因而治國者，當要堅持禮教的推行，才能使人心安定國家治平。

修道之所以要遵守佛規，是因佛規乃引導世人脫離塵勞找回佛性

的重要規定，避免我們在平時生活中偏離正道，以致墮入六道輪迴的苦海，是以凡是修道人要致力於淨化自己感化別人，才得以在人間做到圓滿人道，將來成就天道，回歸自己本性的佛位。在平時生活中，我們都要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而且要努力去實踐完成，《大學》教導我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來到人間，不外就是要找回清靜的本性，因此必須用心觀照修養自己，才得以修成正道，古聖有《修道》之文，可供參考：

我們是修消冤解孽的道，而不是修無病無考的道；
我們是修智慧覺修的道，而不是修一路順風的道；
我們是修明理通達的道，而不是修有求必應的道；
我們是修了劫歸鄉的道，而不是修躲災避難的道；
我們是修超生了死的道，而不是修永遠不死的道。

20 予死於道路

【原文】且予與其也死於臣之手也，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曰與其死於臣手　寧死於弟子較好受
縱使不能葬以大夫　也無死於道路之愁

孔夫子接著說：況且要我死在家臣之手，僭越了禮制，倒不如死在學生之手，以喪師之禮舉辦。而且縱使我不能以大夫的禮制埋葬，也不至於死於路旁而無人替我埋葬吧？

世人來到人間，各有不同的命運，命運是因緣果報的產生，造如是因受如是業過如是命運。在此我們是否想到，原本人人的本性來自上天所賦予，那時是清清白白乾乾淨淨，不曾有任何的污染，因而也

沒有因果報應的問題存在。自從來到人間，受到環境的影響，慾望的誘惑，從此破壞了大自然的平等和諧，代之而起的，就是顛波不平的命運。因此，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這顆心從無始以來，經過無數的大劫，和如今所擁有的這顆心沒有分別。未曾有過生死，也不生不滅，也不增不減，也不垢不淨，也不好不壞，也不來不去，也沒有是也沒有非，也沒有男女相貌，也沒有僧俗、老少、聖凡的分別。也沒有佛也沒有眾生，也沒有修行證悟，也沒有因果，也沒有筋骨力量及相貌的名相。好像在虛空中，要取也不能，要捨也不能，山河石壁等物質不能障礙。可以隨時隨處往來出沒，自由自在神妙通達。能夠穿越五蘊山，可以渡過生死河。一切的業力，不能拘束這個法身。」

道證聖佛果位的修道士，能夠徹知因緣果法，知道命運的來龍去脈，一切坦然面對命運的安排，不起任何的瞋恨疑惑，抓緊在世的時間，以了願了業，以達回歸清淨的本性。所以在悟道之後，一切言行

皆依真理大道行事，不再落入俗情的考量，所以孔夫子在病重時，仍然要遵循禮制，但他的學生子路卻自作主張，所以當他病情轉好時，藉機來教導大家，因而在此章說：「且予與其也死於臣之手也，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很顯然不同意子路對此事的安排，縱使臨死之時，也要合乎禮制，坦蕩面對，不曾有些許的虛偽，這就是聖人的風範。

凡夫大多是迷人，對於生死以及因果無法徹悟，以致不知修行以解脫，沉迷在生活中，渾渾噩噩過一生，必須由善知識解釋告知，是以達摩大師在《血脈論》又說：「這一心性非常微細奧妙，難以眼見，這心性不同於有形色的心臟，然而世人都想要了見。在光明的環境中，能夠活動手腳的人有如恆河沙數之多，等到要問他，為何能夠運動手腳時，總是不能夠說明。好像是木製人一樣，總是自己接受動作，為何不知道操作的人是誰呢？佛說所有的眾生，都是迷惑的人，因此造作業力，墮入了生死河，想要出來卻未能做到，只因不能了悟

本性。」

世人來到人間，受到環境的影響，當慾望生起之時，經常就忘了來到人間的目的，就是要藉著人身的假相，在紅塵中磨練以獲得本性的真身。由於慾望的引誘，追逐名利情從來沒有停過，不知道這就是製造繼續輪迴的原因，讓自己流浪沉淪於生死苦海之中，何苦為了一時的虛榮享受而陷害自己最為可貴的本性呢？古德曾留有《真修之人》美文一篇，足以提供我們平時生活中依循學習：

真修之人謙虛有禮，真修之人謹言慎行；
真修之人推功攬過，真修之人抱道奉行；
真修之人承上啟下，真修之人認理而修；
真修之人心懷感恩，真修之人常省己過；
真修之人勞而不怨，真修之人精進不懈。

21 有美玉於斯

【原文】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子貢向著孔子請教　美玉於斯藏櫃為妙
還是等人待價而沽　請求夫子令我知曉

子貢請問孔夫子說：有一塊美玉在這裡，是要放在櫃子裡，而將它收藏起來呢？還是要等識貨的人再賣給他呢？

美玉是非常珍貴而有價值的東西，如果不能善用以顯現其昂貴的價值，那又有何用呢？豈不是不識貨，讓貴物賤賣，甚至於被拋棄，那多可惜啊！子貢是借用美玉來形容孔夫子的智慧才華，是要將它放在心中隱藏起來呢？還是要拿出來濟世做出有價值的貢獻呢？每個人

都有一顆寶貴的靈性，必須要拿出來運用才是可貴的，所以說：「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雖然每個人都懷有一顆天生的本性明珠，價值連城功能無比，但真能懂得開啟而善加運用的，卻是少之又少，通常要有明師指點，加上自己努力探索觀照親證，才能獲得，因而惠能大師在受到五祖弘忍大師點化後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如此才真正知道本性的可貴。

宋朝時，白雲守端禪師在楊岐方會禪師座下參學，雖然努力悟性卻不足，久久未能開悟。方會老禪師非常關心，有一天點撥他說：「你的剃度師父茶陵郁，當初是怎樣開悟的，你知道嗎？」白雲守端回答：「恩師是因為過橋時，不小心摔跤而悟道的，之後他作了一首詩：『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意思是說：每個人原來都有一顆清淨心，因為煩惱妄想執著

而不能顯現；只要去除這些煩惱，就能夠回歸清淨的本性。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盞明燈，只要點亮心燈，光明就會照亮天地的一切。）方會聽了之後，哈哈大笑揚長而去。白雲守端內心不安，不知老師為何要哈哈大笑，每天吃不好也睡不下，最後鼓起勇氣去問方會禪師，方會禪師說：「你真沒用，那些在廣場上玩猴的小丑，只想博得觀眾哈哈一笑。我才笑幾聲，你就終日惴惴不安，一點承擔力都沒有，怎麼開悟呢？」修行在乎的是向內淨化，自可找回本性。

弘忍大師在《最上乘論》說：「如來佛於一切經典中，宣說一切的罪業和福報，以及一切的因緣果報；或者引用一切的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的雜物，興起無量無邊的比喻。或者顯現無量的神通，以及種種變化的原因，只是佛陀為了要教化沒有智慧的眾生，因其有種種貪慾的心，由於心性行為不同，而有諸多的差別。因此如來佛隨其因緣不同，而引導他們進入一乘的心性法門。我既然知道眾生具有佛性，本來是清淨的，有如雲裡面的太陽。只要能夠明了，守護本來的

真心，只要妄念的雲霧消盡，智慧的太陽及時出現。何須有太多的學識知見，卻被輪迴生死所苦呢？」雲中的太陽，猶如韞匱中的美珠，乃是自己的本性。

孔夫子是明師，子貢希望他能將找回本性的方法告訴大家，所以用請問的口語，是否要在適當的時間傳授呢？因大道在單傳獨授時期，是非時不傳非人不傳，如今普傳之時就要各憑德量與智慧了。先聖有《一份真心》之好文，可供修道士參考：

有一份赤子心始終懷抱，有一份恆誠心不屈不撓；
有一份睿智心解惑明瞭，有一份仁慈心慈德昭昭；
有一份勇敢心群魔打倒，有一份禮讓心無爭無吵；
有一份平常心無驕無傲，有一份勤奮心康莊奔跑；
有一份悲憫心打幫助道，有一份感恩心不會忘掉；
有一份清淨心不會煩惱，有一份快樂心自在逍遙；
願大家這份心能夠做到，任海嘯任浪濤屹立不搖。

22 我待賈者也

【原文】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夫子回答待價而沽　有好價錢就可賣出
等待時機再來處理　心意明顯為民服務

孔夫子回答子貢說：要將它賣出去！要將它賣出去！我正等待識貨的人。

天生我材必有用，但要在對的時間、地點與事情上去善用，否則將失去意義或者徒勞無功，更甚的會留下不良的後遺症。因此，要懂得充實自己，觀察時勢，與時俱進，盡力發揮貢獻自己的能力，這才是明智之舉。是以孔夫子在此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展現了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地

方。

真正一位有德的君子，當隨時審情度勢，以順應環境，發揮自己的長才，絕對不能一意孤行以表現自己的能力，卻無法作出合理的貢獻，還時時處處與人衝突，違反中庸之道，成為社會的負成本，是以《中庸》說：「君子要能夠安於位依本分做事，不希望做出超本分的事情。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該做的事情；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應做的事情；處在夷狄的地方，就做適合夷狄地方的事情；處在患難的地方，就做適合患難的事情。君子的德能，是能夠做到處處適應而順心如意。居在上位不欺凌下位的人，居在下位不攀緣上位的人。能夠端正自己，而且不奢求於他人，如此就不會招來怨恨。對上不怨恨天，對下不責怪人，所以有德君子是可以平常心來等待天命，無德小人卻常鋌而走險，希望僥倖獲得非分之財。孔夫子說：『君子的待人處事，就如同射箭一樣，射不中靶子，不要怪靶子擺不好，只怪自己射箭技術不精準。』」

明理實踐是有德君子的作為，並非鼓動唇舌者所能做到的，必也時時處處反省自己，要求自己改善缺失，體會自己的本性出自大道，只要我們能夠用心去修練，必然可通過努力，做到格物致知，到那時自然知道，大道不曾遠離我們，孔夫子在《中庸》示現說：「要行君子之道有四項，我孔丘連一項也沒有做到：所希望兒子要事奉父親的，我沒能做到；所希望臣子要事奉君王的，我沒能做到；所希望弟弟要事奉兄長的，我沒能做到；所希望朋友對待我們的，先以此對待朋友，我沒能做到。平常的品德要努力去實踐，平常的語言要能夠謹慎。如果還有不足的地方，不敢不勉勵自己；如果還有餘力，不敢不盡力去學習。說話時要顧慮到行為，在行為時要顧慮到所說的話，必要做到言行一致，這樣的君子怎會不忠厚老實呢？」如此的作為，才能為待價而沽做足準備。

一生能夠為有意義的事情去效勞，才能顯出人生的可貴，才能貢獻一生的價值。否則一生只為名利情而活，顯然是凡夫俗子，只能來

人間製造更多的輪迴機會而已，想要回歸自己的佛性本位，實在是難上加難。是以有志於脫離苦海的仁人志士，當要體會上天大道濟世度人的因緣，一生朝著了業了願以求得解脫而出離苦海做足準備，才是明理的修道士。古德有《付出》之善文，可供參考：

付出是無私的奉獻　付出是最大的力量
付出是最大的收穫　付出使自己更成長
付出路會愈來愈寬　付出就會苦盡甘來
付出人生更有價值　付出當下是真善美
付出當下福在其中　付出得到無限快樂

23 子欲居九夷

【原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孔子想要居住九夷　有人建議鄙陋不宜
夫子卻說君子所居　根本沒有鄙陋之地

孔夫子想要居住在九夷之地，有人勸他說：「該地的風俗很鄙陋，怎能居住呢？」孔夫子回答說：「有德君子居於此地，怎麼會鄙陋呢？」

有正能量的君子，無論到哪裡都會給大家帶來幸運與智慧，所到之處都會發光發熱，發揮正面的影響力。這是出自本性至誠的能量，所以《中庸》說：「所謂的誠，是自我本性的完善；所謂的道，

是自我本性的引導。這個真誠，從萬物的開始到結束，都融在其中。沒有真誠，事物存在就沒有意義了，所以君子以真誠為最可貴。所謂的誠，不是只有要求自我本性的完善而已，還要使萬物都能完善。自我本性的完善是仁，能完善萬物是智。仁和智都是出自本性的德行流露，是融和自身和外物的正道，所以在任何時候施行，都是很適宜的。」這是聖人君子的平等心，展現大公無私的精神，因而在此篇，雖居九夷未開化之地，孔夫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至誠之道，所展現的現象，是非常實際的，因此《中庸》分析說：「至誠是沒有止息的，沒有止息，就可以保持長久；能保持長久，就會顯現出來；能顯現出來，就能傳播悠遠；能傳播悠遠，就會廣博深厚；能廣博深厚，就會高大光明。由於廣博深厚，所以能夠承載萬物；由於高大光明，所以能夠覆蓋萬物；由於悠遠長久，所以能夠生成萬物。廣博深厚的德量，可以匹配大地；高大光明的德量，可以匹配上天，所以能夠保持悠久長遠而無止盡。能夠達到這種地步，

其功能雖然不顯現，也能彰顯出來；雖然不經過運作，也能夠產生改變；雖然看似無所作為，卻也能夠有所成就。天地的大道，可以用一個『誠』字來表達，就可以說明得很清楚。因為誠本身的功能，專一不二，所以才能生出難以計算的萬物。天地的大道，就是廣博、深厚、高大、光明、悠遠、長久。」聖人的道德學自天地的大公無私，其中具有無窮的感化能力，自然可將鄙陋的習俗改變，而成為彬彬有禮安和樂利的社會。

聖人的偉大，不是在其名相，而是在於其能「參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的無窮德澤，因此《中庸》又說：「真是偉大啊！聖人所推行的正道，浩瀚無邊，能夠發育萬物，其德量與天一樣崇高，而且充足有餘。三百的禮儀，三千的威儀，有待於聖人去實行，所以說『沒有至高的品德，就不能成就至道』。因此君子要能尊崇道德修養，而且要在正道上去追求學習，使能達於廣博的境界，而且極盡精微之處；還要洞察及於高深之處，而且要奉行中庸之道。不但要

溫習舊的學識，而且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隨時要以誠敬的心，奉行禮節。因此才能做到，身居上位不驕傲，身居下位不反背。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他的言論足以振興國家；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他的沉默足以保護自己。《詩經．大雅．烝民篇》說：『既是明智，又能通達事理，可以保有自身。』大概是這個意思吧！」如此才能教化九夷之地的未開化者。

古德有《修道準則》一文，可供我們成就君子之道的參考：

高明之士，任難任之事不窮；
博厚之士，受難受之苦不怒；
練達之士，處難處之人不躁；
精誠之士，應難應之變不驚；
豪傑之士，捨難捨之命不悔；
精進之士，學難學之道不輟。

24 雅頌各得所

【原文】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說明自衛反魯　釐正音樂使上正途
雅樂頌樂各得其所　使得雅頌返回其初

孔夫子說：我自衛國返回魯國，然後才開始釐正音樂，使得《詩經》中的《雅》、《頌》，能回復原狀，各適其道。

人間萬法皆是大道所生，始自無極，通過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八四爻的變化，互相作用而生萬法，因而萬法皆是大道所展現的跡象，然而離道愈遠，對於大道的真相就會愈模糊，其間又經過許多錯綜複雜的變化，如果未能深入探究，要從萬法的假相

找回大道的真相，事實上有其困難之處。因而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傳》說：「聖人作而萬物覩。」由於聖人的睿智與無為不爭的精神，才能突破人間種種的障礙與假相，徹見大道的真相，以此來教化普羅大眾，才得以明白萬物的真相，要回歸大道的根源，努力親證才有機會。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三百零五篇，是我國古代詩歌的總集，本來出自心性的自然流露，本來是自然的敘述，本身是中性的，並無好壞善惡的分別，由於解讀者的心情與智慧不同，所以產生不同的感受。孔夫子能夠明白其中的真諦，是以告訴我們研讀《詩經》的方法，就是不能有偏差邪惡的念頭，才得以通過《詩經》找回善良的本性，否則將會受到錯誤思想的干擾牽絆，導致無法回歸本位。

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在齊國聽到虞舜的《韶樂》，觀看其演奏，有如身歷其境，感受到舜帝時的祥和政治，其安

和樂利的情境，民風的純樸與無爭，自己的心靈沉浸其中，不知不覺過了三個月，還未能忘掉那種感受，雖然食肉卻不知道肉味，並讚歎說：「沒有想到聖王的音樂，能夠完善到這種地步。」從這一段紀錄，可以知道當時齊國尚存有許多《詩經》的原始資料，從夫子好學的精神來判斷，必然從齊國帶回許多寶貴的資料，所以在回魯國之後，根據這些資料修訂《詩經》中，有關王畿音樂的《雅》，以及專用於宗廟祭祀音樂的《頌》，使能回歸其原本的狀態。是以在本題，孔夫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所以聖佛的經典，都是在引導我們歸根復命，有志於修道者當明白其道理。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六章告訴我們說：「

平時要參悟虛寂的究竟，並誠守於心性的清淨，從中觀察萬物同出於大道的根源，從其運作的途徑，找到回歸本性的方法。萬物的種類雖多，皆是大道所生，終究要歸根復命。當回歸根本就是寂靜，已達寂靜時，稱為復命。當復命時，就是真常。能夠知道真常之道，就

是明理。不知道真常的道理，卻胡作妄為，必然招來凶險。知道真常的道理，就能夠包容；能夠包容，才能夠大公無私；能夠大公無私，其德才能夠造就聖王；聖王能順應天意，才能夠符合大道；能夠符合大道行事，才能夠長治久安，終身免於危險的侵害。」

見賢思齊，一直以來是學習聖賢仙佛，以達於成就的最好方法。因而平時要多看聖賢書，從中學得成就聖賢找回本性的方法，不離不棄，永遠追隨古聖先賢的風範。古德有《自我提升》一文，可為天天生活的座右銘：

提振士氣，以樂觀改變環境；
提昇自我，以責任改變心境；
提醒反觀，以慎獨用心若鏡；
提志千里，以真理引導路徑；
提起信心，以恆誠建立衝勁。

25 出則事公卿

【原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孔子評論自己品德　出事公卿合於原則
入事父兄能以孝悌　我在平時還能做得

孔夫子說：出外當官從政，要盡力侍奉公卿等上級；回到家中，要盡力侍奉父母兄長。

自古以來，想要在天道有所成就，位列九品蓮台，必須在世間為人時，盡力完成人道的事宜，是以古德說：「人道圓滿天道成。」可見欲藉修道成聖成佛成仙，必須在日常生活中下功夫，做好自己的工作，致力於人倫道德的實踐，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才能奠定回天上的聖位。可見把握生前可以善用的時光，不要只是妄想而不付諸實

踐，成就是不會自動從天掉下來的，因而《論語・先進篇》記載：子路請問事奉鬼神的方法，孔夫子說：「未能將人事奉好，怎能將鬼神事奉好呢？」子路又問：「冒昧請問死後的情況如何？」孔夫子說：「在人間的情況都不能透徹，怎能知道死後的情況呢？」言外之意，也就是要我們把握當下，當下能營理健全，種下美好的因，將來無論在世間或出世間，必定會有美好的果報。當然要達到如此的境界，從每天的生活下功夫，才是最實際的，因而夫子在此要我們做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提醒我們：「為人子弟，在家中要克盡孝道，外出服務社會要能尊重長上；言行要謹慎，而且要信實；要廣泛地愛護眾人，而且要親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能夠如此去實踐，還有多餘的能力，就要去學習文藝，以增廣見聞充實學識。」雖然人人本具優良的心性，但由於受到紅塵的污染，如果不知道時時勤拂拭，將累世以來沾染於本性的塵垢去除，以達到格物致知，心地無法光

明，智慧難以開啟，如何通過娑婆世界種種誘惑的障礙，以保有純淨的本性，回歸本位呢？

道在日常生活中，不曾須臾離開過我們，因此生活就是道場，眾生與佛同在此道場中，只是佛能從生活中覺悟而解脫，眾生在生活中困惑而沉淪。誠如達摩大師在《悟性論》所說：「眾生與菩提都是同一本性，也如同烏頭與附子是共根所生的，只是因生長的時節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稱呼，因而產生迷惑，眾生與菩提有不同的稱呼，也正是如此。所以當蛇變化成龍，不改變其鱗片；凡夫變成聖人，其顏面仍是相同。只要知道內心必須具有智慧，身外要照著戒律去實踐。」

修行要在平時生活中，找回自己的本性，先哲有《善用慈悲》一文，可為我們生活的準則：

當你處在逆境考驗的時候，你要告訴自己，要以樂觀、感恩的心態，勇敢來面對這種種的逆境與困難。多用一點心去成全別人，多用

一點耐心觀察自己的心。

有緣求道就要用心去做，不要沉迷在自己空間當中，努力盡心了愿。名利之心，莫要將心損，多做佛事，將來定有成果。莫在人情打轉，多想自己的過錯，多要求自己，不要求別人。

先天的愿，盡心去圓滿，有所成，乃是因為用心。如果有很多機會，但不用心就不會成長。凡事要用其心，才能得其圓滿。言行舉止尤注意，莫要落人話題，知識填滿心胸。莫要凡事將心而廢，點燃自己的火光，發揮無窮生命。

多找別人的好處，多看自己的不是，要低聲下氣，才能真正的由內心去體會，成為一個好標竿、好模範。當你心有千千結的時候，你要告訴自己，解鈴還須繫鈴人，心中的障礙要自己去突破。再怎麼溝通不了的，也要試著去溝通。好好善用你的慈悲，去完成渡化眾生的使命。

26 何有於我哉

【原文】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夫子又說遇到喪事　不敢不勉深恐有失
不為酒困難不倒我　我在此處實事求是

孔夫子接著又說：遇到喪事，不敢不盡全力去處理，平時不被飲酒所困擾，這些事怎能難得倒我呢？

生而歡喜，是因新生命降臨人間；死而悲傷，是相聚已久的親友離開我們。如此的情狀，乃是人之常情。因此有同情心的人，遇到親友有喪事時，都應該盡力去幫助，並安撫其悲傷的情緒，以展現仁慈的本性。縱使遇到不認識的人在辦理喪事，也應該致上自己一分的哀敬，所以《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夫子遇到穿喪服的人、穿官服

的人，及盲眼的人，在遇見的時候，對方的年紀雖小，必定站起來，經過他們的面前，必定快步前進，以表示尊敬。」能夠將慎終追遠的喪事處理得好，民風道德自然能夠敦厚，這是穩定社會的一種作為。

「死者為大」是古來建立的一種觀念，因而身為領導者，在親臨治喪時，必須要有誠敬莊嚴的態度，才能以誠心感動百姓，並作適時的教化，絕對不可在臨喪時，表現言行輕浮，這是對死者及喪家的大不敬，會引發百姓的反感，增加執政上的困難。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居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以寬容厚愛，對待下位的人；奉行禮儀時，不能夠莊敬嚴肅；親臨喪祭時，不能表達哀傷之情，這種人我怎麼能夠看得下去呢？」

治喪之舉，必以誠敬，表達心中哀戚之情，並非藉此以炫富或展現威勢，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回答林放問禮之本時說：「你提的問題，意義非常重大啊！禮儀貴在中和，如果只求過分的鋪張，倒不如節儉；舉辦喪禮，如果只求場面豐盛的擺設及多變化，倒

不如內心表達哀戚。」

佛陀曾在祇園精舍說飲酒三十五害：1、耗竭財物；2、眾病之門；3、紛爭根源；4、醜態百出；5、醜名惡聲；6、蒙蔽智慧；7、該得不得；8、難守秘密；9、諸事難成；10、憂愁根源；11、身力轉少；12、健康受損；13、不知敬父；14、不知愛母；15、不敬沙門；16、不敬婆羅門；17、不敬尊長；18、不敬佛；19、不敬法；20、不敬僧；21、與惡人結黨；22、遠離賢善；23、做破戒人；24、無慚愧心；25、不節情慾；26、縱情聲色；27、被人憎惡；28、親友厭棄；29、多行不善；30、捨棄善法；31、明智者不信；32、遠離涅槃；33、易成狂癡；34、終墮地獄；35、成為愚癡。

雖然適度的飲酒有益健康，但必須謹慎，一不小心，容易酗酒，足以傷害身心靈。古人有《酒色財氣歌》說：「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財是下山猛虎，氣是惹禍根苗，看來四字有害，不如一筆勾銷。無酒不成禮儀，無色路斷人稀，無財世路難行，無氣倒被人

欺，看來四字有用，勸君量體裁衣。」成事壞事皆因酒，是以當要謹慎裁處。《論語・鄉黨篇》載：「惟酒無量，不及亂。」說明了飲酒的原則，以不造成酒醉而胡言亂行為宜。

至聖先師孔夫子知大道明真理，並善於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在食衣住行方面都能恰到好處，所以在此說：「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其平日的一言一行，都堪為我們行事的準則。濟公活佛有《道在哪裡》之好文一篇，可為我們修道的座右銘：

人生在世上的生命是有限的，你還可以這樣浪費嗎？
每天掛著空名修行，沒有把道帶入心靈，沒有把道帶入家庭，
沒有把道帶入社會，又如何交旨呢？
不要將來墜入痛苦深淵後，怨天尤人。
不要再怨為師，為師好話已說盡，
是徒兒不能好好斂容，右耳進左耳出。
這為何？再強調，道在哪裡？道在自身。

27 逝者如斯夫

【原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孔子站在河川岸上 觀看流水加以欣賞
時光流逝流水一般 不分晝夜非常流暢

孔夫子站在河川旁邊的岸上說：流逝的時光，就如同流水一般，不分晝夜往前流。

大自然的現象，在我們每天生活所經歷的時空中掠過，毫不留情的一天過一天、一月復一月、一年又一年，成住壞空不斷往前，從來不回頭。世人每天都是如此經過命運的洗禮，但能從中體悟出其中的奧妙，進而能善用一生修道找回本性的人，卻是少之又少。孔夫子聖明睿智，在生活的每個環節上，都能夠用心觀察體悟，知道時間的可

貴，因而當他站在河川的岸上，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他一方面感嘆時光流逝，一去不復返；一方面提醒自己，要好好把握時光，猶如流水不斷往前精進，不分晝夜不厭不倦，從不懈怠。

有幸得生為人，是非常難得而珍貴的，當要善用這一生，好好修行明理悟道，以找回自己的本性，才不虛此行。因此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分析說：「這陰陽兩儀，是大道的玄?所分生；這天地兩境，是大道的玄?所化現。陰陽二氣交會而有晝夜的分別，寒暑二氣的作用而有一年四季的呈現。時間隨著日月流轉，循環不息往前流動。由母生子，萬物以成長，繼續生育永無窮盡。到如今的甲子歲月，已經有六萬多年了。人類獲得五行的秀氣，靈性超越萬物；萬物得到五行的偏氣，靈性不及人類。上天養育我們的身體生命，萬物都為我們準備得非常周全。有幸能夠當人，卻不知道藉此機會修行，一旦失去這個人身，再想要回復人身，自然是很困難的。經過千萬劫，還能夠獲得人身，必須知道這是前世所種下的善因。出生為人又不趁今生修道自

度，更等待何時才能度化此身呢？」

歲月如梭一去不返，當知善用這一生可用的時光，莫向外追逐名利情而沾染貪瞋癡三毒，讓自己永沉苦海輪迴之中而難以出離，當立即求明師找秘訣勤修行，以找回上天賦給我們的天性，才得以從六道中解脫，是以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指導我們：「人生在天覆地載之中，最寶貴的是修道。所謂的修道，就是修養己身、靜修己心、養護己性、修鍊己命。所謂的修身，就是修養身心端正品德，藉此培養高尚的人格；勞苦習作，以盡自己的職責；崇尚節儉的品德，以培養廉潔的精神，這乃是處世的至理；勤於學問，以增廣學識；戒除傲慢，以端正品德，這是修身的道理。」

修身之道以為齊家奠定基礎，因而在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有如川流不息，不可稍有懈怠，如此才能有崇高的品德，不但有益自己，利於家道，還能為子子孫孫奠定幸福的基礎，因而黎山老母又在《明燈真經》說：「在家中，首要重視道德，其次崇尚三綱五常。為

人父要慈祥，為人子要孝順，為人兄要友愛，為人弟要恭敬；夫妻要和睦相處，互相尊敬有如面見貴賓；長幼要有秩序，輩分要分清楚；一家要能夠和樂融融，人倫道德要能夠圓滿。所有的壞事不要做，所有的善事都要奉行，家道必然昌盛，子孫必然興旺。平時要知道行善事積善德，才能夠為後世子孫建造福田。」

修身除了做好齊家的基礎之外，在外待人處事，也要能做到利益他人以達和諧為主要，是以黎山老母又在《明燈真經》說：「在外對待人，要忠貞誠實而沒有私心，處理世事要以至誠的心勤勉行事。內心要存尊敬，外表要有禮貌。面臨財貨要以廉潔心，處理世事要以公正心；治理心性要以正直，反省自身要以真誠；待人接物之時，要懷有禮讓之心。遵守國家法令，不可逾越規矩；要知道廉恥，心量要寬闊。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須期許有利於他人；自己的一舉一動，務須要求不妨害世人。」如此必須永恆經營，如水之東流源源不斷。

28 好德如好色

【原文】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子宣說自己不見 平時生活未嘗證驗
喜好道德有如好色 世上好德很難顯現

孔夫子說：「我未曾見過喜好道德，能如同喜好美色的人。」有形色的東西再好，總有一天都會不見了，唯有道德才是我們永恆的伴侶。然而一般的世人，都以追逐外在的名利情為最重要，以為這些才是有價值的，殊不知這些在我們的生命中，只能短暫的存在，而不能永恆的保有，唯有明白真理奧妙的人，才能擁有足夠的智慧去了解，道德比人間任何的美色更重要，更有價值，更有意義，是以孔夫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如果能將喜好美色的態度去喜

好道德，必然平時都會在言行舉止中，反省檢討改善，使得心性能夠淨化，讓心性中的真善美自然流露出來。

真正的愛好道德的人，平時對於自己的視聽言動，要求非常嚴格，不敢有些許的疏忽。孔夫子平時對於子弟的教學，一直以仁義道德為重要的依據，因而在《論語．顏淵篇》顏淵問仁道時，回答說：「克制私慾，使言行合於禮節，就是仁道。如果有一天能做到克己復禮，天下的人就會稱讚你是一位仁者了。實踐仁道由自己做起，難道是由他人去做嗎？」顏淵再問說：「請問實踐仁道的細目？」夫子說：「不合乎禮不要看，不合乎禮不要聽，不合乎禮不要說，不合乎禮不要做。」孔夫子在同篇回答仲弓問仁道時，回答說：「出門與人相會，就要如同去謁見貴賓一樣慎重；使喚百姓時，要如同承辦重大祭典一樣莊重。自己不願意接受的，不要加在別人的身上。如此在治國上，沒有人會怨恨，在家庭中，也沒有人會怨恨。」如此的作為，道德就會在平時的生活中蒸蒸日上。

美好的道德，出自於本性真誠的流露，因而《中庸》說：「唯獨天下至誠的人，才有能力擁有治理天下的大原則，樹立天下的大根本，徹知天地的化育萬物。難道還有其他的依靠嗎？只是他具有誠摯的仁德，德量如海淵之深，如天之浩瀚。如果沒有與生俱來的聰明睿智，足以通達天地自然德性的人，有誰能夠知道其中的奧妙呢？」又說：「君子之道雖然深藏不露，卻能日益彰顯；小人之道雖然顯露無遺，卻是日形消亡。君子之道雖然平淡，卻是回味無窮；雖然簡約，卻是具有文采；外表看似溫柔，內中卻是條理分明。能夠由近處而知道遠處，由風向而知道源頭，由細微而知道顯著，如此就能夠進入道德領域了。」又說：「君子要時時自我反省，內心沒有愧疚，而且不藏惡念。君子的德行之所以能夠高於常人，大概是在常人注意不到的地方。」

大道充滿整個宇宙，也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中，必須由自己認真去體悟親證，才能夠獲得並且累積德量，從而有所成就，絕對不是仙佛

能夠使我們成道。仙佛只能將其成就與我們分享，終究要由自己去實踐。古德有《明理》一文，可以從中體會道德的成就，並非天上掉下來，而是自己努力所得來：

道，不是要讓你看很玄、很妙，
今天仙佛來點石成金，那就不叫道。
道在日常生活中，要你明理，要你為人處事的方法做出來。
你看現在社會整個局勢，是不是讓你們心很坦蕩？
荷包有沒有縮水？荷包縮水，整個臉就拉下來，對不對？
不止你縮水，人人都縮水，日子還是要過。
既然都已經在這個時代，你就要跟這個時代共存亡。
但是，你們比別人更幸福，因為你們已經得道。
知道你往後的人生要怎麼走，比別人多一分的見解，
知道將來的路怎麼走，相信你會比別人活得更快樂。

29 為山缺一簣

【原文】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孔子說明積土為山　還差一簣要怎麼辦
半途而廢自己作為　如此現象可謂局殘

孔夫子說：有如堆積土石成一座山，還差一簣土就成山了，此時停止，是我自己要停止的。

佛家有「精進度懈怠」的智言，不但在修行上可成就聖業，就是平常的人能夠努力不懈專注於事業，也必定有成功之日。做事情最怕的是意志不堅定，經常朝三暮四不以正道行事，遇困不敢面對就退縮，必然半途而廢而一無所成，猶如孟夫子在《盡心上篇》說：「有作為的人有如挖井一樣，雖然挖了六、七丈深，但還沒有挖到泉水，

不再繼續挖鑿，仍然是一口廢井。」孔夫子在此則說：「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所謂「精進」，就是從頭開始到終了，都要連續不斷、不能休止往同一目標去運作，如果遇到障礙困阻，不知道要奮力突破，必然半途而廢，永遠沒有到達之日。成功必然要能有始有終，誠守《中庸》所說「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努力不懈不斷精進才是成功的保障。成功乃是經驗累積而來，經驗的累積來自於生活中，在困境阻礙中不斷學習去突破。縱使如修行的大事，也是要在生活中，從有形著手學習認識無形，從有為而修入無為，才得以明白大道的至理。

凡人大都向外追求名利情，以為是成功，但這是非常短暫的，唯獨能在修道修心以達淨心，回歸大道的本源，才是真正的成功。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三章指導我們如何修回聖位，他說：「有智慧的人，平時以無為的心行事，以無為的心處事，以無味的心品味，

如此才不至於被有為的心所障礙，因而產生許多的缺陷。在平時無論遇到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恩怨情仇，都要以善德回報，如此才得以化解。想要化解天下間困難的事情，必須要從容易的地方著手；要想成就天下間的大事，必須要從細微處做起。要知道，天下間的難事，其開始都是容易的；天下間的大事，其開始都是小事。只因不注意其中的變化，沒能適時加以處理，所以才由容易變成困難，由小事變成大事。因此聖人知道其中變化的道理，始終不去想要成就偉大，只是腳踏實地打好基礎，因而能夠成就其偉大。凡是輕易承諾，必然造成寡信的後果；由於處事粗心大意，所以才造成更多的困難。由此可見，聖人處事能以謹慎的態度面對困難，小心處理，因而能夠一一化解而沒有困難。」

用心面對困難去突破，終有成功之日，如果遇困而退，必然一事無成。前賢有《若能》勵志之文一篇，可為修行的指引：

若能體認培德修道根本，又怎會因職擔而起紛爭？
若能去除人我公正無私，又怎會因偏見而起私心？
若能淡化人事複雜紛擾，又怎會因萬緣而難定靜？
若能降伏人心平息動盪，又怎會因煩惱而難志伸？
若能對道盡忠對母盡孝，又怎會因異端而亂方針？
若能始終如一任重道遠，又怎會因考驗而改初衷？
若能認理實修智慧明辨，又怎會因妄念而失本根？
若能群策群力理念一致，又怎會因疑念而失信心？
若能虛懷若谷謙沖自牧，又怎會因自滿而無人敬？
若能聞過則改反躬自省，又怎會因流言而生瞋心？
若能立愿了愿責任負起，又怎會因主觀而生困頓？
若能正知正見正命正定，又怎會因執見而無提昇？

30 平地覆一簣

【原文】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夫子又說有如平地　覆土一簣從底累積
繼續進行可以成山　此事比喻莫懶自勵

孔夫子接著說：有如在平地上堆積土石，雖然只有傾倒一筐土，只要繼續進行，能夠堆積成山，也是我繼續努力的成果。

任何事情要持續不斷往前努力經營，才有成功的希望，尤其心性修行的重大事情，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同平地堆土，一簸箕土慢慢累積，自然能夠堆積成山，這是努力所得的成果，是以孔夫子在此題說：「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這是非常實際的運作，只要些微的懶惰懈怠，必然無法成就完整的山丘。聖人鼓勵我

們要腳踏實地去實踐，不要用稀奇怪異的方法走偏路，想快些達到目的，卻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後果。孔夫子曾在《中庸》鼓勵我們：「平時喜歡追求偏僻的道理，做一些怪異的行為，後世的人或許有人稱述他，但我是絕對不會做的。作為一位君子應該依循正道去做，有些人做到一半就放棄了，但我是絕對不會停止的。君子要依循中道行事，雖然一輩子默默無聞，不為人所知道，也不會後悔，唯有聖人能夠做得到。」

進退存亡得喪這些現象，在人間都有其存在的意義，要懂得其精髓而加以靈活應用，才能行於中道而無所偏差，才不會落入兩邊而獲得瀟灑自在的人生。心存善念以行事，才不會落入惡報的循環，如此能得善報而不執著，才能找回完美的天性，是以《繫辭傳》說：「善行不累積，就不足以成名於天下；惡行不累積，就不致於招來殺身之禍。小人短視，以為行小善沒有利益，就不肯去做；以為小惡無傷大雅，就不肯去悔改。最後到了惡貫滿盈而無法掩飾時，已經是罪大惡

極而難以解救了。」所以平時要能夠遏意惡於動機，慎心物於隱微，在他人未聽到、未見到之時，就要能事先注意到。

老子《道德經》第六十四章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再大的數目，都是從零開始；再高的果位，都是從心修起。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佛魔善惡都是此心的作用，地藏菩薩在《地藏菩薩本願經·利益存亡品第七》對佛陀說：「世尊！我觀察這些閻浮提的眾生，他們的起心動念，無一不是造罪業的原因。雖然有些人信仰佛法，但有時因得不到善利，大多因而退去最初的信心。如果遇到惡劣的因緣，更讓惡念增加。這種人有如揹著很重的石頭，走在泥濘的道路上，越來越困難越來越沉重，腳步更陷入於泥濘中，難以自拔。如果此時能夠遇到善知識，來替他減輕負重，或替他全部扛起。因這位善知識有大力量的緣故，能扶持並勸他站穩腳步，並告訴他，如果想要走上平地，必須醒悟，目前所走的是惡道，不要再重蹈覆轍了。」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當要往上往前走，往正確的康莊大道走，不畏任何的困難。但更要小心的是，一旦走錯路，要及時反省，不可一錯再錯。

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說充滿了願景，也可以說到處都有障礙，我們必須在其中經歷，並從經歷當中增長智慧，有了智慧才能正確判斷，未來的路要如何走，才不會掉入陷阱，走向不歸路。如果不能在生活中，看清自己不良的習性，加以改善，必然糊里糊塗隨著慾望掉入輪迴的陷阱。修道修心而淨心，才得以走出人間輪迴的死胡同，古德有《無為》一篇，可引導我們：

忍受你周遭的考驗，以成全自己；
捨棄你最愛的享受，以解脫煩惱；
淡泊你執著的成敗，以達致坦蕩；
端正你不平的思想，以提昇心境；
排除你計較的心理，以化作無為。

31 語之而不惰

【原文】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孔子評論他的學生　講話授課學業有成
努力學習從不怠惰　只有顏回興趣旺盛

孔夫子說：「我授課所講的話，能夠認真學習而不怠惰的，只有顏回而已。」

顏回與父親顏路，都是孔夫子的學生，父親是學生中最年長的，小夫子六歲，顏回小夫子三十歲，雖然家境窮困，卻能夠安貧樂道，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稱讚說：「賢良的顏回啊！平時常以一碗飯、一杯水過日子，還居住在陋巷的舊屋中，一般人無法忍受如此的困境，但顏回一點也不改變其安貧樂道的態度，顏回真是賢良

啊！」並在同篇回答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時說：「弟子中有一位名叫顏回的，最為好學，從不把心中的怒氣發洩在別人身上，也從不犯同樣的過錯。但不幸短命，已經死了，如今再也沒有如此好學的學生，也不曾聽過如此好學的人。」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季康子問：「你的弟子當中，誰最為好學？」孔夫子回答說：「有一位顏回的弟子最為好學，但很不幸短命死了，現今已經沒有了。」可見在孔夫子的心目中，顏回是一位非常聽話而認真學習的學生，對夫子所教過的學問，從不怠惰於付諸實踐。所以在此說：「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又在《論語・雍也篇》說：「顏回啊！他的心境能夠持續三個月的長時間，不違背仁道，其餘的弟子，最多只能堅持一天或一個月而已。」又在《論語・為政篇》說：「我整天向顏回傳授學術，他從不提出疑問或反對的意見，好像是一個愚蠢的人。當他退出的時候，我暗中觀察他私下的言行，也能夠充分發揮我所教授的內涵，顏回一

點也不愚笨。」並在《論語．述而篇》對顏回說：「有人任用時，能夠發揮才華；沒有人任用時，能夠安心修行，只有我與你有這樣的涵養。」這是對顏回人格的高度肯定。

魯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孔夫子在匡地被誤認為是陽貨而受困，導致顏回走失了，等到脫困回來，孔夫子見到他，擔心的說：「我以為你已經死了。」顏回說：「老師還健在，我怎敢先死呢？」顏回於魯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年）過世，給孔夫子帶來莫大的悲痛，並在《論語．先進篇》傷心的說：「唉！老天爺真要我的命，老天爺真要我的命啊！」在同篇記載：顏回死時，孔夫子哭得很悲慟。隨侍的學生說：「老師您哭得太悲慟了。」夫子說：「有太過悲慟嗎？我不為這樣的人悲慟，卻要為誰悲慟呢？」同篇又記載：當顏回死時，其他的同學想要厚葬他，孔夫子說：「不可以。」同學們還是厚葬他，夫子說：「顏回啊！你把我當父親看待，我卻不能將你當成自己的兒子，使你的葬禮能夠合乎禮制。這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些同

學的主意。」由此可見師徒情深，情同父子。

顏回的認真學習，安貧樂道，是今日我們修學真理大道者的好榜樣，孔夫子對學生的教化，總是提倡禮樂來陶冶人心，安定社會，並且嚴格的要求，縱使對於自己心愛的學生過世，也要求依照禮制辦理，唯有如此才是真正愛護學生，不使其在人生中留下遺憾。並非因愛而偏私，卻做出違反禮制的事情，這對一位明理的聖者來說，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是以修道士當知道律己以嚴謹，不可有所疏忽而破壞禮制。古賢留有《律己》好文一篇，修道士當要經常放在身邊，用來檢點自己：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克己難；
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慎行難；
以聖賢之道慎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

32 吾見其進也

【原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至聖孔子談到顏回　非常可惜難能可貴
從旁觀察他的品學　只見其進不見其退

孔夫子談到顏回時說：「他的死實在很可惜啊！我只看到他的品學一直往前在進步，不曾看到他停止退步。」

顏回在人間的表現，可說是可圈可點，雖然在人間的名相上不曾有驚人的表現，轟轟烈烈的成果，但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孔夫子的關注與讚歎，尤其其努力不懈的精進態度，對於心性修養，在平時生活中，默默所下的功夫，可說是同學之冠，其佼佼的作為，

更為後世學道者的模範。他對於孔夫子教導的點滴，無不盡心去探討研究，並發揮在平時生活中。由於能夠盡得老師的真傳，完全消化而融入生活中，因而經常在靜默中展現無窮的智慧，可說與老師心心相印，深獲夫子的認同與讚歎，所以在《論語．述而篇》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這是至為高尚的一種肯定。

然而要受到孔夫子的肯定，一定是經過長久觀察，有事實依據才會行之於言表。所以他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我對於他人，有誰受到毀謗？有誰受到讚譽？如果我有所讚譽，一定是經過考察過的。這些受到讚譽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以來，依循正直的道理行事的人。」從《論語》的篇章中，可看到顏回精進不懈的事實，如《為政篇》中，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在《雍也篇》孔夫子回答魯哀公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在同篇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又在《子罕篇》說：「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在《先進篇》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在《公治長篇》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這些事實足以證明，顏回在生前的努力精進，所以孔夫子在本章說：「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聖德愈高大的人，其聖量就愈廣闊，聖人不自己以為是聖人，才能真正成就聖人。而且，儒家聖門中的顏回夫子，從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張揚自己的功勞。由於他認為行善，是天賦的本性應當要做的，還有什麼誇耀的餘地呢？勞作是人的天職所應當盡力的，還有什麼可以張揚的呢？而且能將有看成無，實當作虛，如此才能常常使自己感覺不足，不能滿意，所以才不會自滿而誇耀張揚，這就是他成就復聖的原因。雖然能在長久的時間不違背仁道，德行已經充足，但總以為尚有一些地方還未盡完美。」

誠如顏回一生的行為，默默耕耘，不伐善，不施勞，才能造就聖人的名號，是以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古時的聖賢，有功勞不敢誇耀，為何那些如井底之蛙的短視之人，還自我讚歎誇耀，顯然是不知量力。會怨天必然會責怪人，這就不必再說了，君子要處在自己的地位，去做該做的事情，對上不怨恨天，對下不責怪人，這才是實際在修練功夫。」向聖賢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並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才是今世來到人間最有意義的事情。

見賢思齊，見不善要自我反省，乃是修道士修正道的要訣，這是在生活中必須親自去實踐的，並非只是口說而心不行，那對自己而言，是自我放棄成就聖賢的機會，實在太可惜了。古德有《看破》一文，足以教化我們：

能為別人想就無是非，能看破榮辱就無得失；
能常思己過就無怨悔，能看破生死就無恐懼；
能用平常心就無執著，能看破貴賤就無分別。

33 苗而不秀者

【原文】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孔子談論有關樹苗　苗而不秀或有要曉
開花不實也是有的　植物生長有息有消

孔夫子說：「農作物發芽而不開花，也是有的；開了花而不結果實，也是有的啊！」

大自然的現象，有時讓人感到理所當然，然而有時候也要善加觀察，深入探究，才能得到實情，避免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讓自己在空等待的情況下，最後一無所得，最後再來怨天尤人，那是於事無補的。人間的無常，是指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所以在面對平時

的生活，當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事先做好準備，在事情進行中發生變化，要能夠及時調整改善，不可以放任不管，以免造成更多更大的損失。因此，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大凡事情，事先能做好準備就會成功，沒有做好準備就會失敗。說話事先能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到困難；行動事先能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正道要事先立定志向，就不會窒礙難行。」因而俗語說：「成功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農人耕耘，從開墾土地，按照適當的季節播下種子，然後隨時除草、施肥、灌溉、除蟲害⋯等等一連串的努力經營，才得以有良好的收穫。如果有懈怠的情況，在農作物成長的過程中，未能時刻用心經營，在意外發生時，未能及時補救，必然造成遺憾，是以孔夫子在此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來警惕我們，修學必須要不斷精進而有恆，隨時加以注意改善，才能學有所成，修道亦是如此。否則半途而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種遺憾，自己造

成，還能怪誰？」

《大學》所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步功夫是環環相扣，必須一氣呵成的，如果稍有停頓或中途廢止，天下就不得太平。有如建築萬丈高樓，還是要從地基建起，空中樓閣是不可能存在的天方夜譚。君子治國，必先以身作則，否則口說而不付諸實行，效果一般是不好的。《大學》載：「所謂天下太平的基礎在治國的意思，是由於在上位的人，知道敬重老人，才能引導百姓行孝道；在上位的人，知道敬重長上，才能引導百姓行悌道；在上位的人，知道體恤孤兒，才能引導百姓行慈悲，而不會做出背道違理的事情。所以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平時要能夠做到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如果厭惡上位的行為，就不要以此對待下位；如果不喜歡下位的行為，就不要以此對待上位。如果厭惡前者的行為，就不要以此對待後者；如果厭惡後者的行為，就不要以此來對待前者。如果厭惡右者的行為，就不要以此對待左者；如果厭惡

左者的行為，就不要以此對待右者，這就是所謂的『絜矩之道』」

無常的人生，必須要靠自己去經營，使能走向正常之道，這才是一生最大的成就。大自然的現象，每一個細節都有其教導的意義，但自己必須靜下心來，仔細的去觀察、研究、突破，不難看到人間處處有真理，萬象皆是廣長舌，都要教導我們走向正道的方法。因此在面對人生的時候，必須以樂觀的態度去迎接每一天，使活在當下，讓自己灑脫自在。古德有一篇《堅持》的良文，可為我們人生的指南針：

任千魔、任萬考，我的道心依舊不動搖；

任毀言、任謗語，我的初衷依舊仍常保；

任是非、任貧病，我的志向依舊如天高；

處逆境、遇挫折，我的大願依舊仍要了。

34 來者不如今

【原文】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孔子評論後生子弟　令人敬畏莫看不起
怎知未來不能如今　是要張眼觀看仔細

孔夫子說：後進的弟子是值得令人敬畏的，怎能知道未來的子弟會不如現在呢！

社會之所以會進步，必須一代比一代要強，然而這必須要在教育上加強，使得德能俱進，才有輝煌願景的保證。如果一代不如一代，恐怕社會的衰退，人性的墮落，將會崩潰而毀滅。未來的變化無窮，我們都希望下一代比我們好，但這並非只是理想，必須有計畫去教育栽培下一代，除了能力的培養外，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加強。

《大學》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提示我們要成就品德高尚的大人，必須從找回自己明德的本性開始，這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內修功夫。修身的基礎做好了，才能談到親民，止於至善，之後才會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效果。從修回本性著手，才能夠讓身心靈淨化，人人能修好自身，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然可以太平，這是非常重要的過程，一點也不能馬虎，循序漸進，才得以穩定漸進，人人達於至善之地，這就是學習大人至德以回歸至道之學。

孚佑帝君在《學庸淺言新註》對於「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一段的「節解」，非常精闢的解說：「大學之道，在人之性天中，既在性天中，又何必復學也？因其人落紅塵，氣秉所拘，物慾所蔽，將充份的性天，而陷於萬丈塵氛之內，所以必須用切磋琢磨之功，以期復明性天也。大學者，換而言之，即令人學習發揚性天之學也。雖係學天，而實不出己身耳。故先格心物、除

私慾，原性復初，自身之內聖功夫則到止境。內聖之功具足，即體固矣，復加以親民之用。何曰親民？民者，身中之良民也。良民者何？即性天也。使天下同胞，各親其民，即聖人所謂兼善天下也。然我一人性體靈明，皇天何喜？本乎皇天一視之心，願天下同胞，咸能用上切磋琢磨之功，復回性天之極大光明。由己推人，毫無人相，可以說明明德之功，係內聖也。親民之功，係外王也。內聖外王之功具足，一言而為天下後世法，一行而為天下後世則。在世曰聖賢，出世曰仙佛，至善境界不行而至矣。」未來人人能親證到至善地的境界，都是令人讚歎敬畏的。

一代優於一代，必須要有真實的行動，並非只在言詞上的期待與讚美。要能實際做到，才能得到「止於至善」之地，《大學》教導我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孚佑帝君在《學庸淺言新註》對這段的「節解」，做精闢解說：「以上三大綱領，人各能毅然作去，結果達到至極無以復加

至善之境界。然初步欲學《大學》之功，須先心知止於何處？曰『止於性天也』。心有所歸，而性不問自定矣。性定之後，則此身若有若無，此心如在如不在，此性若非然而不非然也。清靜無為，渾然一理，靜若山嶽，動似河海，而達到真靜之境界。此所謂『身有所循，心有所歸，性有所安矣。』性既安，則內聖之功具足。以下『慮』與『得』者，此其外功也，也可以說是『親民之道』耳。內聖雖係具足，必以悲天憫人之心常抱，苦口婆心化世，一人性天未明，己之性天猶未明至極峰耳。

慮者，慮世界眾生不悟，慮社會同胞性天未明，此以眾生為慮，以天下為憂也。亦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也。量己性之所知，發己性之所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如春風到處，靄然拂面，萬物為之萌芽，人人為之喜色也。如是眾生覺性，而己之外功得矣。」如此的作為，一代德能勝過一代，將使社會更為安康和樂，幸福的生活不期而至，天下太平有何難呢？

35 斯不足畏也

【原文】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夫子且說四五十歲　沒沒無聞亦不足畏
觀察事情必須實際　用心判斷決不吃虧

孔夫子接著說：如果一個人到了四、五十歲，在德業上還是沒沒無聞，那就不足以令人敬畏了！

《漢樂府・長歌行》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話成了我們生活中勵志的名言，在我們生活中，扮演了催化劑的作用，讓許多年輕人從夢中驚醒過來。依據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四十歲是不惑之年，

五十歲是知天命之年，在一生的過程中，體智成熟的時候，在德能的成就上，可說是非常重要的階段，如果此時在德業上還一無所成，往後開始體衰，各方面老化，已經很難有足夠的精力做出更大的成就了，所以孔夫子說「斯亦不足畏也已」。

然而四十歲、五十歲的成就，必須在之前打好基礎，也就是在十五歲能志於學，三十歲有足夠的能力立足於社會。在年少青壯時做好未來的準備，在不斷的努力下，才能循序漸進步步為營去增長學識智慧，因此才有六十歲耳順的成績，七十歲從心所欲不踰矩的美好成就。

一生的學習，重要在於自我的要求，嚴以律己，才能在精進中成長，寬以待人，才能使得社會和諧，因而欲成為有德的君子，必須要將進德修業之事放在心上，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對於品德不能提昇，學問不能講習，聽到義理而不能跟從，有不好之處不能改善，這是我所擔心的。」

為了避免讓自己在四十、五十歲時，在德能還沒沒無聞，無所成就，所以在平時的生活中要時時提醒自己，實踐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所說，在第一階段：「本能要能隱藏，不被塵世誘惑而改變，不要急於成名，才德雖不為世人所知，也不感到憂悶，雖沒能受到世人的誇讚，也不覺得苦悶。合乎天理的事情就快樂去進行，違背天理令人擔憂的事情就不要去做，能確立正道的原則而不改變，以培養美好的潛龍德行。」在第二階段：「龍德居於正中的地位，平時言語要守信用，平時行為要謹慎，制止邪念使心存誠正，善於應世而不自誇，廣施德澤而能感化人，所以易理說：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乃是君子美德的展現。」在第三階段：「君子要進德修業，行忠信才能進德，誠於言辭才能修業。知道至善盡力去做，可以近道；知道所止而不越分，就有道義。所以處上位而不驕傲，處下位而不憂悶，因此要時時孜孜不倦地惕厲自己，雖遇危險，也不會有禍害。」在第四階段：「雖處在世事無常變化多端中，心仍要守正；雖然世情進退變化

無常，但不可離群而孤僻。君子對於進德修業，必須時時謹記在心，隨情況做出合適的變化，所以不會招來禍害。」

一生當中能夠戰戰兢兢努力做好每一個階段，必然可以打好人生的基礎，不至於到了四、五十歲還如浮萍一般，到處漂流而一事無成，浪費了自己寶貴的人生，不知道藉假身以修真性，找回自己的真氣以回歸本性，這將會造成莫大的遺憾。古德有《養氣》一文，可提供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修行的參考：

多讀多學養才氣，溫柔處事養和氣；
謹言慎行養清氣，樂觀能容養大氣；
重情重義養人氣，不卑不媚養骨氣；
淡泊名利養正氣，敢為敢當養豪氣；
佈施持戒養福氣，忍辱修定養禪氣；
勤練道功養真氣，心繫蒼生養神氣。

36 法語能無從

【原文】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孔子談及處事經驗　能夠聽到法語之言
可否抗拒不去依從　可貴之處在能改變

孔夫子說：聽到嚴正而有原則的話，能不依從嗎？要能改過遷善才是可貴的。

綜觀世人，每個人都要做好人，而不喜歡做壞人，縱使做錯了，也不希望別人指責，而且能夠得到安慰與諒解。當看到別人犯錯的時候，常激起嫉惡如仇的心態，由此可見人性本善，只是不知道如何善於應用而已，所以孟夫子在《公孫丑上篇》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因此在平時的生活中，要隨時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以免偏離正道而害己害人。

世界上或許有些人一開始不慎做錯了事，羞惡之心油然從心生起，愧對於人，此時如果處置不當，沒有勇氣認錯而改過，恐怕就會走出錯誤的第一步，又不知道自我反省，及時回頭，恐怕就要走上永劫不復的不歸路。因而此時，如果有良師益友等善知識出現，引導其反省改過，才有機會重返正確的道路。因而地藏菩薩摩訶薩在《地藏菩薩本願經．利益存亡品第七》白佛言：「世尊！我觀是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脫獲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惡緣，念念增益。是等輩人，如履泥塗，負於重石，漸困漸重，足步深邃。若得遇知

識，替與減負，或全與負，是知識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勸令牢腳，若達平地，須省惡路，無再經歷。世尊！習惡眾生，從纖毫間，便至無量。」可見要保持良好的本性，不被習性所污染，當要時時反省改善。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這是對於有志於改善自己劣習者的一種指導，見到賢能的人，要知道親近，向其學習，才能讓自己的德能增長品德敦厚，切記不可對賢能者產生嫉妒之心，這將會讓我們背覺向塵而走向輪迴的不歸路；見到不賢能的人，要知道自我反省，以其為戒，才不會讓自己蹈其覆轍難出困境，切記不可對不賢能者生起譏笑之心，這將會把我們引入被報復的仇恨中而難以解脫糾纏。是以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人間到處有真理的法語，只要我們能夠用心觀照體悟，不難發現萬法皆是廣長舌，時時在對我們說法，我們當要靜心聆聽，用心體

會，開啟智慧，才能對我們身心靈的淨化有所幫助。古聖有《自我提昇小品》之文，可提供我們在平時生活中的參考：

存好心，自然天天都開心；說好話，人人愛聽你講話；
做好事，貴人會與你共事；當好人，頂天立地人中人；
能樸實，淡中滋味才真實；能耐煩，性情穩定少麻煩；
能懺悔，日後必定不後悔；能改過，提醒自己不貳過；
不計較，傻瓜才會愛比較；不生氣，智者珍惜好福氣；
不虛榮，不貪不求才光榮；不絕望，充滿信心有希望；
會行善，所遇之人多良善；會積德，以身作則乃大德；
會自愛，鬼神護佑人敬愛；會感恩，時時刻刻承天恩。

37 巽與能無說

【原文】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夫子又談巽與之言　聽了之後喜悅不顯
仔細思索恭維內容　最為可貴依理不偏

孔夫子接著說：聽到恭維順從的話，能不喜歡嗎？要能仔細思索才是可貴的。

古德說：「世人喜歡受騙，不喜歡受勸。」在平時的生活中的言行舉止，經常反映出人的個性，在這個性當中，如果不能時時反省刻刻改善，恐怕常陷自己於不義而不自知。喜歡聽恭維順從的話，這是身為世人的通病，如果不能深加檢討，這常是導致輪迴的重要因素。

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子張請問「明智之道」時說：「有如

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其蒙騙，可以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裡的讒言，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因而夫子又在此章勉勵我們：「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發現自己的言行有所缺失，必須在第一時間設法改善，做必要的處置，以免受其牽累而窒礙難行，前程受到阻礙而難以前進，甚至於半途而廢。是以《大學》教導我們：「要治理好家庭，必先從修身做起，這是由於世人對於自己所親愛的人，會產生偏愛；對於自己所厭惡的人，會產生偏恨；對於自己所敬畏的人，會產生偏從；對於自己所憐憫的人，會產生偏心；對於自己所輕視的人，會產生偏見。因此生活在這世界的人，喜愛人又能夠發現他的缺點，厭惡人又能夠發現他的優點，這種人就自然少見了。因此有句諺語說：『世人常溺愛自己的兒女，因而看不到他的缺點；因為求功心切，經常不滿意自己的莊稼生長得很好。』所以說，本身沒有修好，是很難治理好家庭

的。」

人間的一切現象，經常是對立的，都具有相生相剋、相輔相成的作用，因而必須要深入探討謹慎應用，才不至於出錯。是以學道者，當可依據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所提醒：「當要觀察世事的奧妙關係，使能夠以委曲來求全，以矯正枉曲而使正直；填補低窪而使圓滿，除去舊弊而使更新。懂得積少可以成多的道理，然而要注意，貪多反而會造成迷惑。所以聖人抱持專一的精神，以應天下諸事。不固執己見，能夠更為明智；不自以為是，功能可更為彰顯；不自誇己功，更可真獲得其功；不自我驕傲，可使品德更為成長。正因不與人爭勝，天下自然和諧而不會鬥亂。古人所謂委曲可以求全的名言，此話難道是假的嗎？只要能夠誠心做到，必然好處都能歸屬於他。」

一身之不修，家何以齊？家不齊，怎能治國平天下呢？修身之要在修心，心為一切的根本。《大學》載：「修身的根本要從端正心念著手：這是由於心情有所忿怒，就不能夠端正；心情有所恐懼，就不

能夠端正；心情有所偏好，身就不能夠端正；心情有所憂患，就不能夠端正。心情不能夠端正，是由於心神不在身上，雖然眼睛看東西，卻視而不見；雖然耳朵聽聲音，卻聽而不聞；雖然嘴巴吃東西，卻食而不知其味。因而心神不能產生正常的作用，這就是修身的根本在正心的原因。」

修身養性，重要在於內化的功夫，而不在於向外顯耀，有智慧的人，往往向內淨化心性，使智慧更為充足與圓滿；然世上聰明的人，常以為向外炫耀，獲得他人的掌聲與讚歎，才是此生的成就。古德有《聰明與智慧》的好文一篇，可作為我們生活與修道的參考：

不吃虧是聰明，願吃虧是智慧；
拿得起是聰明，放得下是智慧。
聰明知識多，智慧文化廣；
聰明保眼前，智慧重長遠。
聰明是能力，智慧是境界。

38 吾末如之何

【原文】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聖人孔子終結評斷　不假思索只是喜歡
只知依從而不改過　這種行為令我憂患

孔夫子接著又說：只是感到喜悅而不能仔細思索，只是知道要依從而不能加以改善，我對於這種人最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跛足道人在《紅樓夢》第一回中說：「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這對人生的寫照，可說是淋漓盡致。但魚與熊掌不能得兼，選了當神仙，才得以灑脫自在，回歸本位；選了名利情，必然糾纏不清，繼續輪迴，端看自己智慧的判斷。然而要馬兒肥，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妄想所造成，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是以來到人間，應當要認清目的為何？自古以來先哲都以了生死歸本位為主要目標，找回本性為主要任務。

人生無常，生命有限，以有限的生命要尋找自己的本性，在明心見性之後，當要知道付諸實踐，否則坐而言，必然一事無成，必須起而行，才有成功之日。是以要及早明真理修正道，絕對不能只說好而不去親證，那是無法達到目的的。因此，《大學》教導我們：「唯有明理的仁人志士，會將不良的習性流放驅逐到遠離本性的地方，不讓習性與本性混雜不清，這就是說唯有仁德的人，才能清楚親愛本性，遠離習性的道理，並且能夠做妥當的處理。如果修道士，見到好的本性，不知道親近，或者雖然親近，卻不能優先用心，這就是輕慢。如

果看到不良的習性，不能將其去除，或者雖然想去除，卻苟且而不能遠離，這就是過錯。如果喜歡眾人所厭惡的，或者厭惡眾人所喜好的，這就是所謂的違反人性，災禍必定會降臨身上。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必須要行於正道，必要行於忠恕之道，才能找回本性；如果言行驕泰，必然失去本性。」

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說：「知道的人，還不如喜好的人；喜好的人，還不如以此為樂的人。」

對於工作要能樂在其中，對於修道，要能活在當下，這是能深入其中精髓的人才能夠做得到，對於一般人只能了解其皮毛，不能用心深入鑽研與親證，自然無法達到如此美好的領域。是以孔夫子在此章的結語說：「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顯然是對於以近視膚淺態度去修道的人，提出嚴肅的警告。

修道須要立愿，有了愿就有目標，但必須付諸行動，才能夠了愿而達標。只知立愿而不去實踐，猶如畫餅難以充飢，說食難以飽肚，

實事求是才是成功的保證。再好的道理，如果不自己親自去實行，永遠難以體會其中的奧妙。前輩有《千萬個愿》一文，必須親證，才有效果：

千萬個愿，願天下眾生都平安；
千萬個愿，願天下眾生都圓滿；
千萬個愿，愿行深遠燃起心燈。
照徹眾生千萬年的愚顛，斷除煩惱；
解脫眾生千萬年的執著。
從黑暗到光明，是一種信任；
從堅持到永恆，是一種信念。
千萬個愿，願天下眾生都得解脫；
千萬個愿，願天下眾生登得彼岸。
我有千萬個愿，願天下和平平安。

39 過則勿憚改

【原文】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孔子談及做人根本　忠誠信實儒家要門
交友不要不如己者　過勿憚改做人責任

孔夫子說：待人處事要以忠誠信實為主要，不要與品德不如自己的人交往，有了過失不要害怕改善。

此句在《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後段相同，並在《借經問心－論語・學而篇》的第25、26、27道題，已做過探討說明，今再就此作一探究。

「主忠信」，是提醒我們待人處事，要念念不忘以忠信為主，

忠信是上天所賦予人性中本來具有的八常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中的兩個要項，如果缺乏了「忠」，對外而言，得不到他人的感動與認同，無法產生和諧互動的力量，一切生活將是窒礙難行的；對內而言，將與良心斷線，與真理大道脫節，等同脫離大道的母源，如何有生機以維護性命呢？「信」為道源功德母，能夠長養諸善根，善根斷，等同與真理大道分離，將無法存活下去，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對於「忠信」作了關鍵性的分析：「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大道是萬物的根本，如果人類遠離大道，將造成莫大的動亂與災難。所以老子說，當人心失去了正道，就會去強調品德；當失去了品德，就會去強調仁慈；當失去了仁慈，就會去強調義理；當失去了義理，就會強調禮教。當世人強調禮教的時

候，「忠信」之德已經非常薄弱。當禮教無法維持社會秩序時，恐怕世間的動亂就要開始了。由此可見，忠信在人倫道德中的重要性。

「無友不如己者」，必須深入探討其精神與涵義，否則就會誤解為不要和程度比自己差的交朋友。世人本具佛性，只因被塵污所染蓋，是以暫時無法顯現佛性智慧的功能。因而此句話應該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或者可以用本性與習性、佛性與魔性來解讀。所以「無友不如己者」，如能解讀為不要親近習性或魔性，以免污染了自己的本性或佛性，是否更為貼切，才能展現聖人的無分別的公心。

「過則勿憚改」，這是針對世人的習性而言，喜歡被人讚美，不喜歡被人指責，似乎是凡人的通病，因而無法逃脫輪迴的惡夢，永劫沉淪在生死苦海之中，這是偏離真理大道，犯了莫大的過失而不能改善的下場，如此嚴重的問題，我們是否要用心去面對，有過不怕改過，才會讓自己的本性回歸正位。是以太上老君在《清靜經》分析說：「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

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道一失，難以使本性回歸無極至善地，是以在此孔夫子提醒我們「過則毋憚改」。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回歸無極本位就有希望了。

知過能改，才能恢復本性的光明，古德有《點亮心燈》之文可參究：

實踐真理就是點光明燈，行善積德就是點平安燈；
歡喜布施就是點旺財燈，救急救難就是點消災燈；
平心靜氣就是點吉祥燈，符合天意就是點如意燈；
孝順父母就是點幸福燈，夫妻互敬就是點美滿燈；
無瞋隨喜就是點健康燈，持齋護生就是點長壽燈；
清靜守戒就是點智慧燈，寬厚待人就是點善緣燈。

40 三軍可奪帥

【原文】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聖人孔子實況解析　三軍奪帥必然可以
匹夫之志卻難奪取　心性自主觀察仔細

孔夫子說：「軍隊可以奪去其主帥，卻不能夠奪取一介平民的心志。」

佛家說：「萬法唯心造。」《華嚴經．覺林菩薩偈》說：「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虛妄取異相，大種無差別，大種中無色，色中無大種，亦不離大種，而有色可得。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彼心恆不住，無量難思議，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譬如工畫師，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畫，諸法性如是，心如

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心不住於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心是喜怒哀樂的出處，是成佛成魔的根本，人的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此心的作用，人的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十法界的一切眾生，也都是此心的作用。

三軍的統帥也是人，要奪其主帥，必然先奪其心志，自然可以瓦解士氣，取得勝利，減少生靈塗炭。建興三年，諸葛亮親自率領大軍遠征南中，馬謖（讀素）前去送行。路中，諸葛亮問馬謖對他有何建議，馬謖說：「南中地處偏僻，地形險要，長久來不歸順朝廷，即使強力攻破城池，暫時降服，他日又會反叛。如今您傾全力攻伐，南中知道我方外強內虛，很快又會叛亂。如果將它斬盡殺絕，則不合乎仁者的精神，而且不可倉促行動。」接著又說：「用兵之道，攻心為

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我希望此去，能夠設法運用心戰，收服南中人的心，才是上策。」諸葛亮深感馬謖言之在理，決定採用他的建議，運用攻心戰術，將南中的首領孟獲七擒七縱，使得孟獲心服口服，誠心歸順，使得南征全勝而歸。可見能夠降服人心，自然可降服一切，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三軍可奪帥也。」

自古以來聖賢仙佛的成就，無一不是在心性上下功夫，所以俗語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神仙的成就，都是在平時生活中，歷經千辛萬苦，千錘百鍊，不易其志，不改其行，不論任何的阻礙，一心向道的不變決心與信心，使自己的心性有所成就。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三章說：「修道士當要淨化自己，使能發揮知人的智慧，也要有自知之明；要有圓滿勝人的能力，更要具有堅強的自勝力。知道本性一切具足，自然就會富有。要具有堅強的能力行事，以突破諸多的障礙，才是有志氣的人。不失去真心而能常住者，可維持恆久，雖然色身捨報而死亡，其能證悟本性而長存者，可稱為

長壽。」知道其中的道理，而能堅持找回本性者，任誰也阻擋不了，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匹夫不可奪志也。」

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本性一般是指世人的習性，但真正明理的人，才能更深一層去理解，本性出自大道，具有永恆不變的特性。可見世人的習性雖然難改，但畢竟只是習慣養成而已，只要能夠了解如此的習性會使命運變差，更會使自己永劫輪迴於苦海中，當徹悟之後，必然會有所改變，而將習性的污染去除，回歸寶貴的本性。然而這必須經過明師指點，加上自己勤於修道，才能達成。古德有《修道》之美文一篇，可供修士參考：

修道莫只口言，何不身體力行焉；
不圖個人之利，圖只圖己德圓滿；
不求眾生回報，求只求降魔息考；
不用私心偏見，用只用一生至誠。

41 與衣狐貉立

【原文】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子說明子路所為　穿著舊袍皮衣同位
一點也不感到恥辱　如此風範難能可貴

孔夫子說：「穿著破舊的衣袍，與穿著皮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恥的，大概只有子路吧！」

子路少孔夫子九歲，是同學中年紀較長者，其生性粗獷不馴，經常受到夫子的指責與糾正，但其率真的特質，也受到夫子的肯定與讚賞。有如《論語・公冶長篇》記載：有一次，孔夫子與學生一起談論，感慨當時社會的動盪不安，自己卻眼睜睜看著風氣變壞而難以出

手改善，語重心長的說：「我很想推動聖道的理想以平治天下，卻無法施行，不如乘著木筏漂行到海上，去另圖發展好了，在我的學生中能跟從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子路）吧？」這是孔夫子對子路能力的認同。但當子路聽到老師的讚揚，表現出得意的樣子，夫子恐怕其心生驕傲，又隨即糾正他說：「仲由啊！你好勇的精神雖然比我強大，但只憑這一股勇氣，是沒有甚麼可取的。」

又在《公冶長篇》記載，有一天閒暇之餘，顏淵漢子路陪伴著孔夫子，夫子提起說：「何不趁此機會聊聊你們的願望呢？」子路說：「我希望做到，把自己的座車、馬匹、衣服、皮裘，與朋友共同享用，即使用壞了，也不會感到遺憾。」顏淵說：「我希望做到不誇耀自己的優點，也不張揚自己的功勞。」子路提議說：「我們也希望聽到老師的願望。」孔夫子說：「希望天下的老年人都能夠得到安養，朋友之間都能夠互相信任，年幼者都能夠得到照顧。」由此可見，子路豪爽的一面，由於其能真實做到，視財物如糞土，重友情而不著重

外表的虛華，所以在此章才獲得夫子的肯定說：「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夫子對於儒家精神的推展不遺餘力，對於學生品德的教育尤為注重，是以曾在《論語．里仁篇》提醒說：「一個有志於進德修業的修道士，卻對自己粗劣的飲食，以及破舊的衣服，還感到羞恥的，就不足以與他談論大道的真理了。」又曾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真正有志於修道的君子，當專心於內化的修行，而不應該在生活上追求富貴享受。

著重於物質生活，必然疏忽精神生活，縱情於物慾的追求，必然落入輪迴，專心於心性的淨化，才得以從苦海中解脫。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三章告訴我們：「平時不要崇拜賢能的名相，以為高尚，自然就不會起爭鬥心；不要注重難得的財貨，以為寶貴，自然就不會生起偷盜心；不要見境攀緣而生起慾望，心性自然不受干擾。虛其心，就是要淨空心性，使與道相合；實其腹，就是要充實道德，使

神清氣爽；弱其志，就是不要自恃自誇，使不與人爭；強其骨，就是做到人道基礎，以自強不息。人人能做到無知無欲，就可以無為而返歸本性，天下自然可以太平。」

修道修心，在平時生活中遇到困難，不可灰心而放棄，必須從心性的淨化著手，古聖有《轉念》一文，可供我們修道的參考：

人生的苦，不外肉體和心靈的苦兩種，你若無法轉念，順境與逆境對你來說，都是一種苦，無法自在，無法自得。

世人都以為過富裕的生活就是快樂，就是好命。

你一輩子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追求，只是為了出人頭地，光耀門楣，期待有一天，福祿壽、榮華富貴集於一身，是嗎？

你追求了一輩子，頂多就是生活過得好一點，環境比別人優渥一些，物質上確實是享受了，可是心靈呢？有可能是一日一日的空虛下去。

42 子路終身誦

【原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夫子引用詩經所載　不忮不求真是好哉
子路聽到孔子所說　時時背誦並記下來

孔夫子又引用《詩經．邶風．雄雉篇》所載：「人能做到不嫉妒不貪求，怎麼會不好呢？」子路終身將這詩句拿來背誦。

《詩經．邶風．雄雉篇》載：「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大意是說：看到雄雉在天空飛翔，揮動著翅膀，使我懷念起在遠方的丈夫，自尋離愁空憂傷。雄雉在天空中飛翔，鳴

叫聲忽上忽下，的確令我想起了在遠方的丈夫，使我擔憂掛心。望著太陽盼著月亮，使我勾起綿綿的思愁，山河阻隔路遙漫長，我的丈夫何時才能歸來？你們這些官員都是一樣，不知道安分守紀，如果能夠安貧知足為民服務，不嫉妒不貪求，怎會做不好呢？」這是在提醒當官的人，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才不會讓社會動亂，不必使男人到遠方去當兵守護國家，無法讓家庭團圓，讓家中的父母妻小滿懷掛念。由於子路身強體壯，有出仕為官之志，所以特別記起來以便時時提醒自己。

國家的執政團隊，從上到下，是否能在其位專心謀其政，關係著百姓生活的安危。由於整個國家的權力掌握在其手中，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關係著百姓的幸福，是以當要謹慎為之，人人當要盡其力為百姓謀福利，絕對不可因掌權力而胡作非為，為私利而結黨營私，挖空國家的命脈而導致國家衰敗，如此的行為，使得生靈塗炭，如此的行為，將造成難以抹滅的因果報應，是以俗語說：「一世官，百世

冤。」何苦為一時的享受，卻給自己的來世造下悲慘的輪迴，還要辱及祖先禍及子孫？如果能以此詩為戒，當知道「官門好修行」。其實每個人能將自己責任完成，就是穩定社會的一股力量，雖不當官，但也是等同在當官為民服務了，而且不領國家薪津，確能為百姓效勞，其人格更為可佩。

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五章說：「人民之所以會導致飢餓，是由於上位的執政者，對百姓的課稅太多，使得民不聊生，所以才會造成飢餓的現象。人民之所以難以治理，是由於上位者為了自己的享受，施行猛於虎的苛政，人民為了免於苛政的迫害，所以出現奸詐巧偽的行為，因此才難以治理。人民所以輕於死亡，是由於上位者為了縱慾享受的生活，不顧民生疾苦，所以才造成人民的輕於死亡。唯有上位者能夠清心寡慾，不貪圖生活享受，這比起貪圖享受而壓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者，要好得許多了。」可見身為領導者，本身能夠端正自己，對社會國家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君王為一國之主，領導者為一個團體的榜樣，社會的風氣，百姓的習俗，莫不與領導者有關。然而一身猶如一國、一家，本性乃是此身的領導者，所以又稱為性王，是否能夠出來做主，成為一身能否過著自由自在、瀟灑自如的關鍵。因而時時刻刻要反觀自照，發現有缺失，要趕快改善，不要等到養成不良習性，導致自己沉淪才覺察，恐怕為時已晚，是以想要過灑脫的日子，先要努力經營，才能從苦中走向樂境。古哲有《真正的苦》一文，在平時可提醒我們：

人生這條路雖然苦，但你往前再看看，有人比你更不好；

你再往後看，還是有人比你更糟的。

你這一生走的是坎坎坷坷的，可是你的心智的成長勝過別人，

這就是別人得不到的智慧，也是別人沒有辦法獲取的，

你比別人多一份歷練。

換個心境去體悟，真正的苦是，得了道不修，

再度輪迴在六道中，那才叫做苦

43 是道何足臧

【原文】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聖人孔子述說期盼　為人之道何能稱善
實事求是不生分別　一視同仁持心坦然

孔夫子接著再說：「這只是做人的道理而已，怎能算是美好呢？」

聖賢佛菩薩與眾人同一本性，為何智慧有不同的差別呢？只因聖佛能夠全然清除本性上的障礙，完全發揮本性的功能；賢人及菩薩，知道本性而正往徹底淨化的路途進行；然而凡人只知道追逐名利情，被欲望所蒙蔽而難以知道本性。大道就在我們平時的生活當中，並沒有特別為誰準備，只是有智慧的人知道善用，沒有智慧的人受

到蒙蔽而已。《黃帝陰符經》說：「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一世人常用識神應事，被意識心所障，經常自大，以為人定可勝天，結果造下彌天大罪，使自己難以解脫而出離苦海。真正開啟智慧，以元神應事的聖哲，明白大道運行的軌跡，懂得依大道行事，因而不會遭受傷害，凡人不知其情，以為他們很神，其實他們只是依據常理做事而已，有何可以張揚自負的呢？

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讓人感到無奈的是，好勝心的好處尚未完全理解，就興沖沖拿它來爭取勝利，所爭取到的東西，卻迷惑了天真的本性。而且還不知停止，尚要忿忿不平繼續求取，然而所求取的，卻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這些都是沒有遠見庸俗之輩的作為，並不是我聖道中的人。所謂的『伐』就是誇耀功勞。古時候大禹不自誇功勞，認為自己所作所為，只是因勢利導、稀鬆平常的事情，雖然建造萬古以來鉅大的功勞，還在聽到善言時，向人拜謝誠受。這沒有其他的理由，聖德愈高大，其德量就愈廣闊，聖人不自

己以為是聖人，才能真正成為聖人。而且，儒門中的顏回夫子，從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張揚自己的功勞。由於他認為行善，是天賦本能應當要做的事情，還有什麼可誇耀的餘地呢？勞作本是世人天賦本性應當盡力的，還有什麼可張揚之處呢？而且能將有看成無，實當作虛，如此才能常常使自己感覺不足，不能滿意，所以才不會自滿而誇耀張揚，這就是他成就復聖的原因。雖然能夠在三個月的長時間不違背仁道，德行已經很充足，但總以為自己還有一些地方未盡完美。」可見明理的聖哲，總以平常心處世，不自己覺得有任何特殊之處，因此，孔夫子在本章說：「是道也，何足以臧？」

道在日常生活中，能認真過生活，就是等同修道，人間處處是道場，只是聖佛能明其理而行其事，當然會有所成就。古佛有《以身示道》之善文一篇，時時研讀，並加實踐即可修成正道：

平等就是道，自自然然，日常生活中隨時都是道，

一舉一動都是禪機。

處事有方圓，行方成圓，活潑玲瓏，隨機應變，
這樣才會有準繩，才會圓滿。
有了方針才有目標，如困於茫茫滄海之中，
沒有舵手，目標將何處尋呢？
所以無理就寸步難行。理就是路，理路明確才是道。
修道要通權達變，哪要固定在某一方法上？
若是固定在某一方法，那就不是道。
法無定法，能夠適用、能夠適時，
因時、因地、因人而用，這就是道。
若每個人修道都是先要求自己，先責備自己，
先說自己的不是，這就是道。
修道要懂得「以身示道」，一開口就已經不是道了，
因為你已經藉著言語把它表達出來，那就不是道了。
「以身示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自當無為而為之。

44 松柏之後凋

【原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至聖孔子依實論述　歲末嚴寒可以凍樹
此時乃知松柏後凋　此事比喻堅忍耐苦

孔夫子說：「每年到了歲末寒冬，然後才能知道松柏能禁得起考驗而不凋謝。」

松柏以生物學的觀點來看，是屬於植物界、裸子植物門、松柏綱、松柏目、松科、松樹屬。原是寒帶和高山生長的樹木，由於長期生長在寒冷的環境中，形成獨特的禦寒結構特質。松柏的樹葉一般都縮小成針形、線形或鱗片形，以減少水分的蒸發。有的葉片具有豐厚的角質與蠟質，有的生有很厚的絨毛，如此能有效阻止水分的蒸發。

其葉片內水分少，又含松脂，當氣溫降低時，可以迅速使細胞液濃度增大，增加糖分和脂肪以便防凍，因此能在寒冬時，也不怕缺水而枯乾，以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松竹梅素稱「歲寒三友」，在文藝的作品中，常以松柏象徵堅貞不屈的英勇氣概。在壽宴上常以「老如松柏，福壽康寧」祝福，松樹被稱為長青之樹，鶴被稱為長壽之禽，在圖畫中常畫松樹白鶴，以表長壽，並題「松鶴同齡」之辭。柏樹相傳有辟邪的功能，曾聽說魍鬼喜歡吃死人的肝臟及腦，但最怕柏樹，所以古來很多人在墳墓旁種植柏樹以辟邪。又相傳年初一用柏樹樹葉浸酒，該酒可以辟邪，如果遇到妖魔鬼怪，將酒噴灑，可將其趨避。通常在生活中，以松柏象徵著堅貞，在嚴冬，百花草木皆凋零謝落時，松枝呈現傲骨崢嶸，柏樹表現莊重肅穆，四季皆能保持長青，雖歷寒冷的冬天，仍保持其不凋零的堅強精神，所以孔夫子在此章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修道必須在平時生活中，學習松柏的堅強毅力，面對名利情的考驗而不動心，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色不能誘，讒言不能動」，才能稱為有為的君子，無為的大丈夫。九天玄女在《治心消孽真經》說：「每個人都有天賦的良心，都具有理智的本性，能夠斷除無明，知道何事是罪惡，然而還故意去做的原因，無非是貨利障礙自己的良心，聲色障礙自己的良心，因此造成良心的困擾不安，還不斷地沉迷於其中。貪瞋癡愛的念頭過於強盛，因而產生顛顛倒倒的情形，沉迷於其中而無法覺悟。如此下去，就會漸漸養成貪婪的習性，因而造成苛刻剝奪的罪惡；又會漸漸養成邪淫放蕩的習性，因而產生奸詐邪淫的罪惡；又會漸漸養成猖獗狂妄的習性，因而產生強暴橫逆的罪惡。而且，過於傲慢狠毒，必然形成暴虐的習性；過於殘忍，必然形成凶險毒害的習性；過於輕薄，必然形成詐騙隱瞞的惡性；過於犯法作亂，必然形成狼吞虎嚥，侵犯他人的惡性。」不良的習性，在於平時無法擋住外面的誘惑而形成，如果沒有堅強的

毅力與堅忍不拔的精神，沉淪於慾望的苦海是必然的下場，能不小心嗎？

養成良好的習慣，是要在平時的生活中去完成，時時注意自己的心境，稍有所偏頗，當要立即察覺，以免在惡習難改受到禍害時再發現，恐怕為時已晚。是以前輩有《修慧惜福》之文，可提供我們生活中的參究：

擁有多一些財富時，不妨多濟貧，才是延續福緣善慧；
如果爵位比別人高，多給別人方便。
別人有困難求助於你，不要因為爵位、富有而高傲，
更應廣結善緣，多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就是修慧惜福。
人要越修脾氣越小，不要越修脾氣越大；
越修越廣結善緣，而不是越修與別人越結惡緣。

45 知仁勇三者

【原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孔子述說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最為善妥
勇者不懼無堅不摧　此三達德可得善果

孔夫子說：「有智慧的人不會迷惑，有仁德的人不會憂愁，有勇氣的人不會懼怕。」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者，是社會結構的重要項目，古來稱為五達道；必須有智、仁、勇三達德的串聯，整個社會的活動才能產生正面的作用，缺一不可。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的時候，其政事就能推行；當他們去世的時候，其政事就廢弛了。治理

人的方法，在勤於政事；經營地的方法，在多種樹木。談到國家的政事，就如同蘆葦一樣，很容易成長。所以推行政事，其關鍵在於用人；取用人才，在於其身的修養；修養自身，在於遵循正道；修行正道，要從仁義做起。所謂仁，就是要愛人，以親近該親近的人為最大；所謂義，就是做適宜的事情，以尊敬賢能的人為最大。尊敬該親近的人，也有親疏之分；尊敬賢能的人，也有等級的差別，禮制從此處建立。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老百姓就難以治理得好。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不可以不修養自身；要修養自身，不可以不事奉親人；要事奉親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可以不知道天命。」

接著孔夫子又說：「天下共同遵行的人倫有五種，要能完成這五種人倫，要從三種德行去實踐。所謂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交往，這五倫是天下人所共同遵行的。智、仁、勇，這三達德是用來完成五種人倫的，並且要一併去實踐。這些道理，有些人生下來

就知道了，有些人要經過學習才知道，有些人要遇到困難才知道。但只要他們知道了，都是一樣的。這些道理，有些人已經知道究竟，能安然去實踐，有些人要見到好處才去做，有些人是不得已才勉強去做的，但只要能夠成功，都是一樣的。」

最後孔夫子總結說：「喜歡學習就接近有智慧了，能努力去實踐就接近仁德了，能知道羞恥就接近有勇氣了。知道這三點，就知道如何修養自身；知道如何修養自身，就知道如何管理他人；知道如何管理他人，就知道如何管理天下國家了。」由此可見，智仁勇三達德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以夫子在本章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唯有不迷惑，才能圓滿處理事情；唯有不憂愁，才能自在處理事情；唯有不懼，才能勇敢處理事情。

智仁勇是在平時生活中，展現自己處理事情的能力，缺乏其中一種，五種人倫關係將會出現落差，使自己在人生過程中產生困頓，因而時時自我反省與改進，才能讓自己智慧增長，處理事情的圓融度增

強。古德有《人生十鑑》好文一篇，可以做為我們生活中，陪伴我們成長的座右銘：

1、大喜易失言
2、大怒易失禮
3、大驚易失態
4、大哀易失顏
5、大樂易失察
6、大懼易失節
7、大思易失愛
8、大醉易失德
9、大話易失信
10、大欲易失命

46 未可與適道

【原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聖人孔子在此談到　共同學習目標尋找目標一致思想不同　或可共學未可適道

孔夫子說：能夠共同一起學習，未必能夠共同行於正道。

學習之道有深淺，以身體來比喻，從外至內，毛↓皮↓肉↓骨↓髓，循序而進，膚淺的皮毛，到深入的精髓，其中有不同的領域與境界。用在道理的研究上，可由理的粗↓細↓微↓妙↓玄的順序，由淺入深去探究，自可達於真理處。是以在研究經典的過程中，通過讀經↓解經↓入心↓實用↓圓融的過程，將經典的知識轉化成為智慧。所以研究經典，除了字會念、義會解之外，尚要能融入於心，實際在生

活中去印證，最後才能達於理事圓融的境界，如此才得以進入聖人的智慧領域。當同學或同修在一起共同學習的時候，由於每個人的天資有別，學習的努力程度不同，雖然在同一位老師的教導下，但每個人的體悟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的學習效果。如同同班同學在一起學習，老師教導的內容一樣，考試卷的內容一樣，考試的成績卻不一樣。尤其到了社會上做事的時候，每個人的成就也不同，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這是由於智愚的程度有別的關係。

《金剛經．一體同觀分第十八》所載：如來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人人都具有如來佛性，只因受到紅塵污染的不同，以致本具五眼的功能受到障蔽而失去部分的功能。眼是用來看東西的，在此比喻所見的境界。修道士在修行的過程中，由於內化的功夫不等，所開啟的智慧能量不同，因而在處理事情時，其圓滿的成就度也就不同。簡單的比喻，肉眼所見為質器的世界，看不到無形的冥界；天眼可看到無形的冥界，但看不到內心的世界；慧眼可看到內心

的世界，但沒能力提出解決的方法；法眼有能力提出方法，但未能達於圓滿無礙；唯有修到佛眼的境界，才得以理事圓融，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其能力可以盡虛空?法界。縱然世界是一合相，有形無形同在一體，由於每個人修道體悟的程度不同，所以能夠觀照的層次也不同。

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大道所生，其間是息息相關的，是無法去切斷的，因而在修學的過程中，要以因緣法逐次深入探究，才得以順應諸事，圓滿人生的一切，千萬莫用斷滅法，斷章取義去探討，將會因顧此失彼而失去真相，難以達到圓融的境界，是以《金剛經‧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載：「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世尊一再提醒須菩提，也等同在提醒我們，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漢譯無上正等正覺）是本具佛性所擁有，深藏於萬法之中，也在每個人的心性中，具有生滅、顯隱、有無……等等對立的現象，但每個人由於智慧不等，能夠體悟的境界也不同，因而在互相共事時，要能因才就近比喻，才能與其做良好的溝通，否則曲高和寡，終究以失敗收場。

要做良好的溝通，必須在平時下功夫，古德有《平時生活》一篇提醒我們：

守嘴不惹禍，守心不出錯；好人有好報，好因有好果。
最好別多嘴，見人話少說；最好別多心，見事少摻和。
做好自己事，幹好自己活；修好自己心，立好自己德。
少在外面走，多在家裡坐；享得了孤獨，耐得住寂寞。
閒暇看看書，開心聽聽歌；讓思想寧靜，讓心靈淡泊。
讓生活平實，讓人生灑脫；讓家人幸福，讓自己快樂。

47 未可與之立

【原文】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夫子又再分析道理　共行正道難同目的
毅力不等行止不同　所立崗位志向而異

孔夫子接著說：雖然能夠共行於正道，未必能夠一樣堅守崗位。

雖然人人都具有平等的本性，由於累世的輪迴，各有不同的污染，因而呈現的智慧不等，處理事情的態度各異，所以才有智愚的程度分別，相同程度的人共事，容易交換意見好溝通，不同程度的人在一起，在互相共事探討問題時，意見分歧，難以溝通，有雞同鴨講的情況。尤其在修道這條正道上，由於行深的深度不同，同修之間出現不同的見解，也是常有的事情，因而有智慧的前輩，當知道循循善

誘，看對方的程度而給以因材施教，千萬不要依據自己的水準去要求對方，最後必然不歡而散，以失敗收場，是以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平時待人處事，要考慮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的情況。

因而平時在生活中，要多學習，了解本性原來是佛，如今要從眾生性中去尋找，因而要多研習聖典，親近善知識，尋明師找口訣，才能漸漸開啟本具的智慧，切莫在盲從糊塗中過日子，那只會浪費自己的時間與生命而已。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告訴我們：「善知識！我在弘忍和尚那裡，一聽到他說法，在當下便悟入真理，頓時了見真如的本性。所以將這個頓教法門流傳下來，希望學道的人都能頓除妄念，即刻悟到菩提本性，各自觀照本有的心性，自然可以徹悟真如本性。如果不能開悟，必須去尋找大善知識，也就是能夠了解最上乘佛法的人，直接指示修道的正路。這善知識具有大因緣，所以能夠教化示導，使一切眾生得以見到本性。這一切善法，都是因有善知識能夠發起的緣故。」

當與人共同研習真理大道時，要能見賢思齊不恥下問，不可因自己的智慧不如人而心生嫉妒，以致造成裹足不前，當要更為精進，努力突破自己的障礙，才能繼續努力向前，開發自己的佛性，因此惠能大師又在《壇經》提醒我們：「三世的諸佛，以及十二部經，在世人的心性中本來就具有，由於不能自己開悟，所以必須尋求善知識指示引導，才得以見性。如果能夠覺悟自性，就不必向外尋求了。如果只是一味的執著，必須要從外善知識那裡，才能獲得解脫的人，那就一無是處了。為什麼呢？因為自己的心性內，就有善知識可以自我親證。如果心起邪見，迷惑自性，使得妄念紛起，顛倒行事，雖然有善知識的教導傳授，也是救不了的。如果能夠生起真正的般若來觀照，在剎那間，所有的妄念完全消滅。如果證得自性，當下覺悟即入佛地。善知識！以智慧來觀照，內六根外六塵，都能徹底明見，可以了悟自己本來的心性。如果證悟本來心性，就是根本的解脫，這就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就是無念。什麼是『無念』？徹底明白一切

法，心性不被染著，就是無念。心性的應用，可遍及一切處所，但也不執著於一切處所。」這種境界只有明理而堅持實踐的修道士，才得以達到。

修道在生活中，生活是一種態度，也是修道成就的展現，是一種自然的流露，認真生活就是修道。道場在何處？就在我們的心性中，隨著所到之處，無時無刻無處不是道場，只要我們知道經常反觀自照，有所缺失及時改善，只要方向正確，必然有成功之日。古賢有《快樂的人生》，可作為我們平時生活的參照：

快樂的人生，不在山珍海味上，在清和淡雅；
快樂的人生，不在盲目追求上，在真誠相待；
快樂的人生，不在別人的施捨，在自己爭取；
快樂的人生，不在遙遠的未來，在當下獲得。

48 未可與之權

【原文】可與立，未可與權。

孔子又言崗位雖同　智慧不同各有西東
南轅北轍各有想法　通權達變可稱悉洞

孔夫子接著又說：能夠共同堅守崗位，未必能具有一樣通權達變的智慧。

待人處事能夠通權達變，已達於理事圓融諸事順暢，還能夠保持平常心而不伐善、不施勞，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必然是德智雙全的人才能如此。這種人具有完善的品德與智慧，雖然沒有人知道他的涵養，他也不在意，仍然與平常人一樣，時時處處默默堅守其崗位，這就是所謂的聖人，能將真誠的心流露，做到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其實智慧層次的不同，聖賢、佛菩薩的區別，也就在其中，是以《金剛經・無得無說分第七》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在面對事情時，由於每個人的智能不同、德量差異，雖然是同學、同事、同修，但處理的態度不同，當然結果也不會一樣，是以孔夫子在此說：「可與立，未可與權。」

要成為一位通權達變的君子，《中庸》告訴我們：「君子之道既廣大而又微細，大道的淺顯，連愚昧的匹夫匹婦都可以知道；大道的深奧，就連高智慧的聖人也有所不知。普通的男女雖然不賢明，也能實行君子之道；但其最高的境界，就連聖人也不能做到。天地雖然非常巨大，但是人仍有不滿意的地方。所以君子說到大，就能整個天下也載不下；說到小，天下也沒有能夠破解它的。《詩經・大雅・旱麓篇》：『鳶鳥飛翔在天空，魚兒跳躍在深淵。』這句話是在說明對於上下要能夠觀察分明。君子之道，從匹夫匹婦的小知小見開始，到了最高深處，要能觀察天地間的萬事萬物萬象。」學無止境，要能夠努

力不懈精進奮鬥，才能達到至善之地，才不至於中途而廢。

有幸來到人間出生為人，當要善用人身，藉假身以修真性，才不枉此生。成就自己最好的方法，必須找到自己的本性，淨化心性，以發揮大道賦於己身的偉大功能。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四章說：「修道士必須了解，大道是非常廣泛的，隨時隨處充滿在我們左右，萬物都是依靠大道而生存，大道卻從來不辭辛勞運作著。雖然有所成就，也不擁有其功，以其慈愛養育萬物，卻不加以主宰。經常無欲於表現，不為人所知道，可說是非常渺小；所有萬物都是歸屬於大道，卻不曾加以主宰，可以說是非常偉大。所以聖人學習大道的精神，始終不認為自己偉大，所以才能夠成就其偉大的人格。」

在修道的過程中，有為法比較容易觀察學習，但要深入無為法，就必須要有相當的功夫，否則容易著相難以從名利情中解脫，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章提醒我們：「遵循大道找回本性，不可以強硬的方式，那是會產生不良的作用。偏差的想法，必然會誤導修道士

走向邪路。眾多的雜念，在修行路上是荊棘，足以妨礙找回本性。在強烈的情緒之後，必然會傷害身心，久久難以平復。所以善於修行的人，最終是找回自己的本性而已。」

名利情愛的枷鎖，讓我們難以解脫而找回本性，難以淨化心靈而享有自在，濟公活佛有《打開枷鎖》好文一篇，可時時提醒我們改善生活品質：

人為什麼不自由？因為追求太多外在不實在的東西了。

明明知道世間無常，但是又不捨得把它拋開。

你們又不肯睜開眼睛，看看這個世界，看看真理，

而願意被這些不實在的世間，把你給束縛住。

徒兒們真的是願意，被這些枷鎖把你給鎖住嗎？

如果願意，那麼你就永遠活在煩惱痛苦之中了。

49 唐棣華反而

【原文】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花瓣左右相反　是否聯想互相背叛
只是遠離互無聯繫　誠心所致自同一盤

古詩曾載：唐棣這種植物的花瓣，左右反向對生著，難道不會互相想念嗎？只是與居室相隔較遠而已。

這首古詩已被孔夫子整理時刪去，如今的《詩經》已經不見。唐棣是一種會開花的植物，唐棣所開出來的花非常鮮豔茂盛，常引人注目，其花瓣左右對生，遇到風吹翩翩舞動，怎會不想去看它呢？只是離開自己的起居室較遠而已，所以才懶得去看它。這章引用此篇詩的用意，從人道的角度來說，在於提醒兄弟之情同於手足，不可鬩牆以

傷害親情；從修道的角度來說，人人本具佛性，不曾遠離，由於沒有經常反觀自照，因而漸行漸遠，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仁道離開我們很遠嗎？只要我們想行仁道，那仁道就會來到。」又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眾生都是大道所生，本具有同一體性，只因染習不同，因而漸漸偏離正道而落入複雜的因果報應，從此難以明白本性的真相，在言行舉止上呈現智愚不等的程度。因而要找回自性佛，必須從淨化心性入手，從修身進入修心，從修心進入修靈，從修靈中找回元神，從元神中回歸本性，從本性契入大道。修道修心，並非是向外求佛，佛在心中莫遠求，是以達摩祖師在《血脈論》說：「如果想尋找佛，必須是要了達本性，了達本性就是佛。如果不能了達本性，念佛、誦經、持齋、守戒，也沒有什麼好處。念佛可以得好因果，誦經可獲得聰明，持戒可生於天道，布施可以得到福報，但要尋找佛性，終究是得不到的。」

如果自己不明白，必須向善知識參問，徹底了解生死的根本。如果不能了悟本性，就不能稱為善知識。如果不能做到此地步，縱然能夠說明十二部經，也不能免除生死輪迴，繼續在三界受苦，沒有出離的期限。」佛就在我們的心中，離開自己的心，就找不到自己的佛性。

唐棣之華，花瓣生在不同的方向，卻同在一朵之中，不曾遠離，佛與眾生都是同一根性，出自大道，不曾有所分別，只是世人只知往前看而不知回顧源頭，以至於離開大道越來越遠，因而落入無窮的輪迴。在此濟公活佛有《鞭策自己發揮潛能》聖訓一篇，可提供找回本性的參考：

不要向自己的心投降，要降伏高傲的心、
傲慢的心、不合群的心、不快樂的心；
才能有快樂的心、佛心，還有菩提心，
就是有智慧的心，才不會受到考驗、受到挫折。

世界上有任何悲慘的事，交在你的手上，都不是悲慘的事，最悲慘的事是什麼？你若沒有容忍的心，無力去接受它、面對它，這才是慘啊！

所以要有勇氣去克服它，黑暗一定會過去，光明一定會來。

人有百分百的潛能，但只發揮一、二而已，自己加持自己最重要。

為師無時無刻都在助你，只是你不踏出去，為師沒辦法啊！

人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在你瀕臨最危險的時候，你的潛在能力出來了，此時你一鞭策到自己，你的智慧就出來了。

任何一個人都有一個初發心，但是這個初發心，不見得就是你的道心。

例如對於一件事的初發心，會因我事後喜不喜歡它而有所改變。

過去的種種抱怨、成功、失敗，都是考驗生命的一個過程，都是坎坷。

所以徒兒不要怨天、怨地、怨人，

修道要認理實修，照著天理、道理走。

50 夫何遠之有

【原文】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至聖孔子在此提到　仔細思考本是同道
未曾遠離何必不安　回想源頭本道所造

孔夫子說：「雖居同室，只是互相不思念而已，否則怎會是遙遠呢？」

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從大道所生，每個人都稟賦著大道的種子，天天與大道相處並且使用之，但真正能夠知道而善於使用的，實在少之又少。《易經．繫辭傳》說：「這個大道顯示於生育萬物的仁德，妙藏於萬物的運化之中。聖人體察易理的精妙，用以洗滌心中的污染，使能退藏於深密的本性中。吉凶憂患與百姓同感受，是以聖人的神

明，可以明白過去，可以預測未來。所以君子所追求的大道，是很少人知道的。聖人藉著蓍龜占卦，以顯示大道神通變化廣大無邊，藉以教化世人提昇德行。因此，仁者所見仁的一面，所以稱道為仁；智者見到智的一面，所以稱道為智。百姓天天生活在大道之中，卻不知道大道的實相；大道鼓動萬物的生機，出自於無心，不像聖人具有憂國憂民的感觸，這個大道的盛德和大業，實在太偉大了！由於大道能使萬物都富有，所以稱為大業；由於能使萬物產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所以稱為聖德。」

大道所賦有的這些功能，在人人的本性中都有，為何無法展現在人人的身上呢？只因為智愚的程度不同。惠能大師在《壇經》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如此美好的功能，有智慧者能夠善用而使諸事圓滿，沒智慧者卻惡用而使諸事敗壞。中庸之道足以顯現大道至善的功能，但懂得善用者實在不多，是以孔夫子在《中

庸》說：「君子平時依乎中庸之道行事，小人卻是違反中庸之道行事。君子行中庸之道，就是平時處事都能合乎正常；小人違反中庸之道，從其言行的肆無忌憚可以看出來。」又說：「中庸之道是最合乎至善的正道，但百姓無知，很久以來已經少見了。」又說：「中庸之道為何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超過，愚癡的人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為何不能徹底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世人天天都要飲食，卻是很少人用心去了解其中的味道。」

一樣同居住於這個時空，為何智慧的程度不同呢？其實是沒有好好的自我反省改善，才會偏離正道愈來愈遠，最後產生智愚的差別。達摩祖師在《血脈論》說：「所有的一切言說，都是聖人從心性上生起的作用。本體和作用，本來都是淨空的，用名相及言說，都不能完全表達，十二部經憑什麼得以說明其奧妙呢？大道本來就具備圓滿的成就，本來就不用去修持印證。大道並非是以聲音形色可以表達，是

非常微妙難以徹見。有如世人飲水，冷暖感覺只有自己知道，難以向人說得清楚。唯有如來能夠知道，其餘的人界、天界的眾生，都不能夠覺悟知曉。凡人因智慧不夠，所以才會著相，不能夠了悟自性本是空虛寂靜，於是妄想執著於外相，以及一切萬法，就隨即墮落於外道。」這是不能了解本身有佛性的緣故，因此孔夫子在本章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古德有《佛魔》一篇，可供我們修道的參考：

東拜佛，西拜佛，到底哪裡有佛陀？
你找佛，他找佛，不如自己修成佛。
我修佛，你修佛，究竟誰能成正果？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
眾善奉行就是佛，惡念一起便是魔；
無我利他就是佛，損人利己就是魔。
心淨自成佛。